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148
冊數	3 (1)
函號	273 112

273-11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習坎離
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

511-8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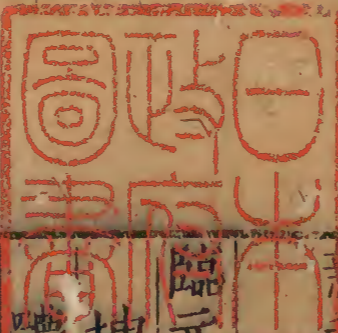
新刊松莊蔡先生易經聚正上經卷之三

上經三卷

閩晉江蔡元偉

編輯

臨元亨利貞



坤上兌下之卦伏義名之曰臨者蓋陽長有臨陰之勢此卦之
 體兌下坤上二陽浸長以迫於陰故名其卦為臨。文王係辭以
 為剛長有可亨之道又卦德下兌說上坤順卦體九二剛中上
 應六五其善有如此占者值此則正人彙進而邪類無所售其
 奸吾道大通凶德不能參其會當得元亨也然君子莫大於時
 勢之利尤莫難於理道之守。又必以恃才用因為戒正其為勿
 使有差以輕舉妄動為愛謹其幾勿使或露如此則可以保其
 元亨矣且陰陽迭勝時運之常今日之勢固云盛矣以常數計
 之至於八月則陰當復長陽當復退不能如今日矣不有凶乎

易經卷三

上經三卷

臨

占之君子當知所戒也

臨進而凌逼於物也。君子之道何以用凌逼他人為。蓋天下之理。邪正不兩立。况聖人本心。固欲小人之盡去。而天下之盡為君子也。故君子亦有不得不用其凌逼時。不但君子之於小人。國家之於寇敵。中國之於夷虜。皆此理也。

如韓范杜富等。皆在兩府。歐陽脩蔡襄等。在言路。而范雍夏竦之徒。自不得安於其位。又如司馬光呂公著等入朝。而章惇蔡卞之徒。亦自然消沮而不得逞。是皆君子道長。其勢有以逼使遠去之。以國家之寇敵言之。如唐憲宗既平劉闢李錡。便有次及河北淮西諸鎮之勢。嬴秦既滅。韓趙便首。次及燕魏齊楚之勢矣。以中國之於夷狄言之。如唐太宗既定帝業。滅突利而四夷君長無不來王。或遣子入侍。亦其勢有以滅之也。宋仁宗只用韓范措置邊務。而趙元昊知其非敵。即納款。事大亦其勢有以逼之也。則所謂一陽浸長。以逼於陰者。固不害其為君子也。

參議曰於陽方盛之日而先慮其變此易所以為君子謀也

一陽始於復二陽長於臨至於六陽而為乾則陽極矣於是

一陰生於下而為姤二陰長而為遯自臨至遯凡經八爻自

丑至未凡歷八月

此八月是謂八箇月非仲秋之八月也

卦辭曰至于八月有凶亦正是欲人預為之計而有以避其凶也故曰言雖天運之當然君子宜知所戒

彖曰臨剛浸而長

卦名為臨者何所取哉蓋在復之卦剛固長矣其勢尚微而未

盛今卦體二陽漸進而長以迫於陰則是善類方熾駸駸乎其
莫過而小人終無以自立有進而凌迫之義也故為臨文王係
辭曰元亨利貞者蓋當剛長之時正君子有為之日且此卦之
德兌德為悅坤德為順則是心平氣和而剛壯不見於面目守
道順理而舉動悉合乎時宜此卦之體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則
是沉毅果斷之內而有無過不及之美合交共濟之人舉皆同
心一德之士夫當剛長之時其勢固可以有為而卦德卦體所
具之善又其理之所當為者故其占之元亨者非倖致也因其
勢之可為而為之一天之道也其占之利貞非過計也因其理
之當為而為之一天之道也既曰天道則元亨固可喜而利貞
又豈非占者所當戒乎所謂八月有凶者何也蓋氣數之盛衰
不常陰陽之消息甚易今日陽雖方盛而陰亦消也只在數
月之間不待久也君子可不知所戒哉

說是和顏悅色不壯于頄也順是動而以順行也剛中所處
得當也而應有助也夫君子之去小人固自有道若徒剛壯
見于面目而無深沉之思不順不中而失善處之道勢孤援
絕而無正人之助則不惟小人不可去而患害已生矣又安
能得志哉故說而順剛中而應乃臨陰之善聖人彖傳深嘉
之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消不爻言不爻將消也危之之辭使預為之計不可付之天
運之自然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

澤上有地地臨於澤臨之象也君子觀地臨於澤之象得居上
臨下之道蓋民不可以無教然教思有窮則是教之未至也故

君子以一身而任夫師道也必竭心思以為天下教勞來匡直
 使自得提撕警覺以加惠憂世覺民之心每行於教術有遺之
 外教思無窮一兌澤之深也民不可以無養然容保有限是亦
 養之未至也故君子以一身而任夫君道也必盡心力以為天
 下養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培植安養之恩覃敷乎四方萬
 里之遠容保無疆一坤之廣也教道備而養道周民生遂而民
 性復君上臨下之道豈外於是哉

初九咸臨

初九嘗陽剛方長之時乘四陰將消之會必進而徧臨之以我
 之正去彼之邪以我之盛制彼之衰使陰類盡去而陽道大行
 也故為咸臨之象且剛而得正故占者得之其所以臨於陰者
 必循乎義理之安而非發於意氣之動自治嚴而不差慮事周
 而不驟得正如此則我之所以制彼者無可議之疵謀深而以
 克彼之所以伺我者無可乘之釁無號而有凶矣何吉如之

象曰咸臨貞吉

初九咸臨固正而吉矣然豈其量之不宏顧於小人不容哉蓋
 天下不可一日無正道小人則害乎正道者也咸臨而去之其
 志正欲行乎正道也

九二咸臨

九二亦以陽剛而徧臨四陰者也故亦為咸臨之象且剛得中
 而勢上進剛得中則舉動合宜而所以臨之者有其道勢上進
 則權力在我而所以臨之者易為功占者如是吾知奸黨必服
 而陽往無不勝之嗟正直獲伸而吾道有大通之慶吉而無不
 利矣

初九曰貞吉二不言貞者初二剛而得正二之剛中又盛於初之剛正其貞已無待於言也剛中最易之所善

初九以剛得正而吉九二以剛得中而吉其無不利特以其勢上進也蓋已進至二駸駸乎有純剛之勢矣故初僅得吉而二則兼得無不利

六三甘臨

六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而陰柔不中正則臨人以甘言綺語而無誠心實意之孚甘臨之象也夫唯德可以動物若甘悅以臨人適足以致人之厭而來人之侮耳何所利哉然人以改過為貴事之轉移在我若能知其無益憂而改之變佞媚之私而為忠信之行則庶幾今日之是有以蓋前日之愆矣何咎之有甘臨是違道干譽以臨民也然接人亦是臨不專指臨民

象曰甘臨

六三所以甘臨者由其陰柔不中正位不當也位不當則無宜人之德而唯詭道之尚所以至於甘臨也既能憂而改之則既往之愆與化俱徂矣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

六四下應初九相臨者也而柔順得正以我之柔正應彼之剛正同德相孚同道相與情意最為切至非外親而內疎也占者如是則有同心斷金之利而無翻雲覆雨之譏何咎之有至臨內外如一也敦臨始終如一也然亦未有內外如一而無終者

參義曰謂之至臨矣而止於無咎何也曰至臨非臨之至善者也以其與初相應於臨之情最為切至耳豈必能大有為

乎

相臨之至謂相親也非相凌迫也亦非相臨蒞也近於取卦名而義不同者

吾嘗讀呂溫由鹿之賦李迪鶴媒之歌未嘗不傷友道之微也古之善交者前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際其末故漢王丹以交道為難孟堅許其知交諒哉

孟東野審交詩云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

愚讀東野之詩味退之誌子厚之語則世之定交者不可以不審矣

象曰至臨無咎

六四與初九相臨切至而得無咎者由其以陰居陰柔順得正其位當也柔順則不露圭角得正則不尚詭道故能相臨之至也

六五知臨

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則是以四海之廣非一人之所能周知必屈已下賢資其聰明以廣吾聞見之所不逮萬幾之繁非一人之所能獨理必誠心用人取其謀猷以濟吾心思之所不及此誠居簡御煩之要術以逸待勞之妙機也非知之事而大君之宜乎占者如是則元首無叢脞之憂庶事有惟康之美何吉如之

六五知臨不是臨九二言是臨之智者也臨字只帶說如振恒非恒也而猶曰振恒迷復非復也而猶曰迷復則此謂之

知臨何不可豈必是臨於九二而已哉

象曰大君之宜

六五所謂大君之宜何也蓋不自用而任人者君道之中也汶汶者則不知任人而不及乎中察察者則不肯任人而過乎中六五居上之中是其虚心用賢而不必於自用乃行乎中也豈非君道之宜哉

知臨如何以為行中蓋大君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當處理之正當處便是中故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君道之中不止於用賢而用賢其大且要者

上六敦臨吉

上六居卦之其處臨之終是其與人相臨也至久不忘其舊約至老不忘其初心敦厚於臨者也如是則人可倚仗於我而我亦得其益於人何吉如之我無虧負於人而人亦無怨尤於我何咎之有

象曰敦臨之吉

所謂敦臨之吉者言上六之志在於內卦二陽也蓋二陽乃有德之君子上六與之相臨念念不忘愈久而愈篤也

初六之咸臨臨逼也卦之正義也六三之甘臨臨蒞也六四之至臨朋友之友也六五之知臨君臣之義也上六之臨與六四同隨爻取義不拘拘於合卦也

觀盥而不薦

坤下巽上之卦伏羲名之曰觀者何也蓋以卦體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卦德內順外巽卦體以中正示天下則是德位兼隆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故為觀文王繫辭以為人君為天

下之主而欲為觀于天下也。殆必惟精惟一執厥中於正位。疑命之時而不輕于自用。其難其慎守至。正於嚮明而治之日。而不妄有所為。則道成於已。而可以為斯民之表率。極建於上。而可以為萬國之觀瞻。亦猶祭者致潔于盟而不輕于薦。則其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矣。

不徒曰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必曰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者。蓋觀字義甚大。推其義則中庸所謂脩身則道立。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人倫之至。書之所謂皇建其有極。詩之所謂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周子所謂立人極也。

盥將以薦。豈有不薦之理。曰盥而不薦。特以明敬常在之意。耳。盥者致其潔清也。不薦者不輕自用也。盥而不薦。自祭祀假借來說。本義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是影此意說。向為觀上去要其實。則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也。

或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朱子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借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

彖曰大觀在上

此卦所以名為觀者。何所取哉。誠以觀之為道。無位則道不尊。無德則道不立。皆非所以為觀也。今此卦之體。九五居上。四陰仰之。此卦之德。坤德為順。巽德為異。而卦之九五居上。體之中得陽位之正。則是首出庶物。而為天下之大君。曆數在躬。而為生民之父母。是有其位矣。私意不萌。而內有以和順於道德相。

時而動而外有以酌量乎事宜是有其德矣以是德而居是位則一中在我卓乎惟皇之極有以中天下之不中一正在我允惟斯民之表可以正天下之不正卦體有觀之義如此此卦之所以為觀歟文王繫辭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蓋君者萬民之表率也誠能以一中示人而為可仰則下人皆觀感而化於中矣一正示人而為可仰則下人皆觀感而化於正矣又以觀之道而極言之天之運於上也一氣潛庸聲色莫窺而有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但見四時行焉而春夏秋冬無少差忒蓋有機緘運轉而不自已者矣天之觀何妙耶聖人之去乎天也神而化之篤恭不顯而有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但見天下化中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蓋有活泳鼓舞而不知為之者矣聖人之觀何妙耶天與聖人其為觀之妙如此觀道之大何如哉

內順外巽謂順以宅心巽以制事也中正以觀天下惟其有順巽之德故所為無不合於大中至正之道而可以為天下法也

順而巽自其本身言至中正方是所以為觀於人者故順巽不曰觀天下至中正乃曰觀天下也

問內順外巽於觀道不甚相關曰不然允為人所瞻仰者最要有順德如孝於親弟於長慈於眾體群臣子庶民之類此皆順德也東坡所謂躬信順以先天下者也巽者善通人情善酌物理隨物而賦形因時而制宜所謂巽稱而隱巽以行權者也此於君道亦非小節夫如是表正萬邦而萬邦作孚矣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所謂建

其有極也。下觀而化者，人仰之而歸於中正也。所謂歸其有極也。

四時不忒，就是天之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就是聖人之神道。非效驗也。天下服意，輕本義只云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豫云順動民服一例。

允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事設教，則有形迹，皆得而測也。非神道也。聖人設教，誠於此，動於彼，不顯之德，篤恭之妙，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一機。其動物之妙，丕變之機，有非人所能測識者，故曰神道設教。

象曰：風行地上，觀。

風行地上，遍及庶物，觀之象也。先王體之，慮天下之夫民性，或為風氣之所囿，民行或為習俗之所移，不能皆歸於中正和平之域也。於是當五載之期，為省方之舉，自岱宗而南，嶽自西嶽而北，嶽或命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或命市官納價以觀民之好惡，隨其地而齊其政，因其俗而施其教。奢者儉者之不同，約之而使歸於中，邪者枉者之不同，挽之而使歸於正，剛者柔者之不同，導之而使歸於和平。夫如是，化行俗美，風清弊革，為觀之道，無以加於此矣。

省風觀民設教，亦自寓神道設教於其中，而神道設教亦不能離典章制度之設，非截然有道德齊禮之分也。此特自省方言耳。

先王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至省方則又以政令教喻之，總是中正以觀天下。

初六童觀

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以陰柔在下抱昏愚之性而處荒僻之區雖亦遠被大人之餘澤不能近視上國之清光所知所見者皆閭閻瑣細之事日用飲食之常耳故為童觀之象占者若無位之小人得之則其所居者如是而其所見者亦止於是乃其常分不足為過若有位之君子得之則是道不足承天之寵德不足結主之知所謂不才明主棄者吝孰甚焉不能遠見此見字不必指目只如云所見相似若以目之所視而言則童子之見更遠而利矣

此君子小人純以位言若以德言豈有童觀之君子哉

小人無咎言不足責也與他無咎不同

四陰觀九五固以位之遠近而為所見之明暗而亦未嘗不

本于德也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出紀聞

象曰初六童觀

初六童觀乃小人之道故為君子之羞也

六二闕觀

六二陰柔居內而觀乎外是其志氣卑弱不能遠遊四方縱觀都邑以廣其聞見獨居一室之中而欲遠望上國之光不出戶庭之外而欲盡知四方之事闕觀之象也占者女子如是則正而利矣蓋婦無公事所知者蚕織女無是非所議者酒食故闕觀在女子則可耳豈丈夫之所宜哉

大抵士君子之在天地間亦須是遠歷四方以廣其聞見乃可知禮記所謂東西南北之人者昔司馬子長嘗南浮長淮

游大江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渚見九嶷之邈綿巫山之
嵯峨泛沅渡湘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西使巴蜀略
笮筇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有此聞見方能
就一部史記

又邵堯夫亦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可乎於是
走吳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在洛幾三十年如此然後
能收拾宇宙問許大道理而歸之皇極經世一書

蘇子由上韓太尉書曰轍生十有九年矣其所居家與遊者
不過其鄉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
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
足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之奇聞壯觀
以知天地之廣大云

又曰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
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
未見大尉也

初六觀之至近者也閭閻細民之事也六二觀之未廣者也
中人以下者之事也此初二所觀之別也

象曰闕觀女貞

六二闕觀乃女子之正道耳男子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天
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若丈夫而為女子之觀不亦可醜
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三居下之上夫居下固可退居下之上猶可進然則當何所
取衷哉故不必觀九五也而獨觀已所行之通塞如學既有得

施無不宜吾行之通也則幡然而進行義以達其道如學之未
得行有不達吾行之塞也則毅然而退隱居以求其志其象如
此占者自審亦當如是

居下之上是方欲出仕者也蓋居上則為已仕居下則為退
處若說居下之上為已仕則何以為觀我生耶故小註謂六
三似漆雕開若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通也反是則塞也
如此又是觀五之用我與否而為進退不是觀我生也
進退之道已仕則觀乎君未仕則觀乎已

象曰觀我生進退

六三觀我生進退則其進也當進而進非貪位而慕祿其退也
當退而退非絕人而逃世未失乎進退之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

六四所居之位最近於五則是躬逢亨嘉之會日擊邦家之光
車書大政皆得以觀其同文同軌之盛禮樂大法皆得以接其
至和至讓之休故為觀國之光之象此固文明之佳會曠世之
奇逢也占者可自負于明時也哉故已仕者則利於朝覲未仕
者則利於仕進以應明主賓禮之隆可也

不言六四之德者中正觀天下之君非德惡能近之不闡而
自明矣

程傳曰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
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
人君之道德可見矣

又曰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
則謂之賓

象曰觀國之光

君子懷才抱德志在乎兼善天下而或遁世獨善者厄於時也豈其本心哉今六四既觀國之光而際非常之遇則必願為王者之賓矣

尚猶願也樂也程傳曰志意願慕賓于王朝是也

象傳與爻辭稍不同爻言宜用賓以觀光此言既見其國光則自有賓王之念矣

一說兼朝觀仕進說朝觀者願觀于王朝而尚其賓禮仕進者願仕于王庭而尚其賓興

九五觀我生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居此位得此占者當何如哉蓋必觀已所行措諸施為之間達於幾務之表者必其剛而不屈健而不怠然無陰柔之雜行也以中立也以正粹然無邪妄之累有合乎君子之道焉則天德備於身可以為萬民表率之地皇極建於上可以答四方仰望之心無咎否則徒擁虛器肆然民上而已咎能免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純是象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純是占蓋六三當自審九五已不待自觀矣

象曰觀我生

人君欲觀已之所行果何自而觀之蓋民之視効在君君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故欲觀已所行者惟觀之於民民德之善則已德之善從可知矣民德之不善則已德之不善從可知矣善固當益勉不善則當速改以求至於善也

觀民俗之昭明則知已有平章之道觀民俗之悖亂則知已

易經卷之三
有貪戾之道觀民俗之省約則知已德之儉觀民俗之侈靡則知已德之奢

上九觀其生

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則是抱道德之尊處賓師之位而負天下之望者也占者得此當自觀其所行果能以道自重而作止可觀以德自貴而進退有度亦如上九之剛陽君子焉則素履足以副其盛名而不愧為國人之矜式實德足以符其重望而無忝為家邦之儀刑何咎之有
五觀我是自觀就五說主也上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賓也故曰少有主賓之異耳

觀我生者就我身上看與爻義如何觀其生者據上九爻義看而以已所行律之也

昔東漢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禮請皆不應策書徵之亦不赴後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及應對無竒謀深策毀謗布流蓋觀聽望深聲名過盛故也故不當事任而為下所觀者尤難

象曰觀其生

上九雖不居位而亦觀其生者蓋外有所觀則內不容無所警是其志意亦未得安然平寧而忘其戒懼也

觀其生是省身之切也即其省身之切而見其操心之危
參義曰觀之為卦四陰長盛二陽消落聖人之作易常扶陽而抑陰故於卦取大觀之義而於四陰爻則不言陰之害陽而但言陰之仰於陽然自五言之則陰之盛長自不可不慎也

噬嗑亨

震下離上之卦伏羲名之為噬嗑者蓋以卦體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文王繫辭以為天下之事之所以不得亨者以其有間也噬而合之則無所間而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夫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則威足以斷明足以照也剛柔分而柔得中者威不至於過暴明不至於過察也占者得此能威明而得其中則利於用獄以去天下之間而使之和合也

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推之於人事如寇賊奸宄間吾治化者也則合之以刑如蠻夷猾夏間吾疆域者也則合之以兵以至凡一事之不如意皆必有一物以間之者舉其大如舜以三苗間高宗以鬼方間周以殷之頑民間宣王以玁狁淮夷等間漢高祖光武及唐太宗之芟夷暴亂是皆以其梗吾治而噬以噬之

語其次如舜之去四凶孔子之誅少正卯中庸嘉之欲誅鄧通魏相之白去副封王曾之去丁謂亦是也

噬嗑亨說得廣用獄亦噬嗑中一大事也噬嗑者獄之未決猶物之有間也決則是非兩判猶噬而噬之也

參義曰卦之名噬嗑取口齧物之象而凡折獄用刑者其才有剛柔之殊而所治亦有強弱之異正如人之齧物其齒有利鈍之殊而為物亦有堅脆之異故噬嗑一卦專言治獄之事也

彖曰頤中有物

此卦所以名為噬嗑者何也。蓋以卦體上下兩陽而九四一陽間於其中。是頤中之物必齧之。而後合。故曰噬嗑。蓋文王繫辭曰：亨者何也。蓋天下之事。所以不亨者。由其有間也。齧之則間去。而亨通矣。如讒邪既去。則無以間吾之情事。功於是乎。可與奸惡既懲。則無以梗吾之化治。功於是而可成其亨也。何如。又曰：利用獄者何也。蓋卦體陽爻凡三。陰爻凡三。則是剛不過。柔而寬不能伸者。猶存好生之德。柔不過。縱而法不可屈者。無事姑息之愛。卦德下動上明。動而且明。則是威足以斷。不居勢利而上下其心。明足以察。不惑深辭。而輕重其情。又卦象下雷上電。交合成章。動而如雷。則威震莫撓。雖至暴者。無所施其頑明。而如電則昭灼不遺。雖極奸者。無所投其詐。卦變柔得中而上行。則是運寬仁於聽斷之間。而非陷於煦濡之私行。矜恤於剖抉之際。而不流於縱弛之弊。以此觀之。六五一女。雖以陰居陽而不當位。然卦有如是之善。正治獄者之所宜也。故利用獄。柔得中。蓋不柔則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又失之弱也。六五不當位。以治難治之獄。言如所處。非其位之例。若以德言。則不可謂之威明得中矣。或謂雖其威明全德。而性質不無少疵。如智及仁。守尚有蒞。不莊動不以禮者。固不可謂威明了。便無纖病也。

象曰雷電噬嗑

震象為雷。離象為電。雷電合而章噬嗑之象也。先王體之以為天下之有間。皆由法制之不立。始必因罪擬律。分別明白。而不爽。依辜定法。條陳精審。而不差。何者。為重論之科。何者。為輕坐之典。一明之於平日。若此者。正所以整飭法度。而使民知所

避振肅紀綱而使人知所畏也。此其德威之感蓋已定於立法之前而其仁愛之心又且溢於刑法之外。聖人合天下之道如噬嗑雷電合而章也不及噬字意不可鑿說。

此齊之以刑之事弼教之不可無者歷代季世獄訟繁多者以法度廢弛而民易犯。

明罰所以勅法此以立法言未及於用法也故曰先王豐折獄致刑乃是用法則曰君子矣。

作事謀始則訟端絕明罰勅法則罪端滅作事謀始過之於未訟之先明罰勅法威之於既訟之際折獄致刑懲之於辨訟之後。

初九履校滅趾

初九在卦始罪薄過小固未應得重刑又在卦下如足趾之處於下也故為履校滅趾之象夫薄刑以加小惡則有所懲而不敢進於惡矣可無咎也。

臨川吳氏曰履謂著於其足如納履然校足械也。

誠齋楊氏曰履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

象曰履校滅趾

履校滅趾者蓋趾所以行也履校滅趾所以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此小象與爻辭滅趾之意不同乃無咎之意。

六二噬膚滅鼻

六二中正無私心者也無私則聽斷惟公而刑罰出入一於理以此治獄何難之有然以柔乘剛柔則溫順有餘威嚴不足而乘乎剛則所治者又為強梁難制之徒在我雖有易噬之理在

彼則有難噬之勢不免因之有傷故為噬膚滅鼻之象然在彼既所當治在我又能善治始雖不服終必自服也無咎

臨川吳氏曰膚者豕腹之下柔軟無骨之肉古禮別實于一鼎曰膚鼎

噬膚據二中正言滅鼻以二乘剛言如以剛乘剛則無滅鼻之虞矣

滅鼻不但勞其心力費其辭說蓋強梗抗頑面無好語背有戾言不免損威受惱或被其謗毀皆是然比遇毒之傷更輕

象曰噬膚滅鼻

六二之治微既如噬膚之易矣而又滅鼻何也蓋以柔而乘初九之剛也是其克狠之心固未肆于自屈而桀驁之氣亦未易以遽奪此其所以有傷也

上、二噬腊肉遇毒

六三陰柔不中正柔則無剛斷之才不中正則失用刑之道欲治人而人不服我方治於彼而彼亦反傷於我有噬腊肉遇毒之象占者得之不免小吝然在我雖有剛明不足之患在彼乃有罪當治之人既有其罪終必伏法於我為無咎也

二之滅鼻非已所致乃彼反傷于我也三之遇毒乃已所致不能服人也

遇毒不但生怨懟之心起悖逆之詞而已必遭其謗陷也然其時當噬嗑彼自取罪雖小吝而無咎

象曰遇毒

六三噬腊肉遇毒者以陰柔不中正所處之位不當也夫制人以刑已非美事而况用之不善哉

九四噬乾肺

九四以剛居柔則是剛柔相濟寬猛適宜以此用刑則刑無不當以此治人則人無不服故其所治者雖強梁梗化之徒崛強難御之輩亦皆有以其情而服其心故為噬乾肺得金矢之象蓋噬乾肺者難噬之物也得金矢者聽訟之宜也然用刑非易事也占者當艱難而無所忽易正固而無所偏私則刑當其罪而天下無冤民矣何吉如之

三有德則為噬膚四有德乃為乾肺者甚言難治者亦能治之即噬膚之意

本義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是證金矢二字之所自來蓋金矢只是象其聽訟得宜之意非實語也

古者聽訟不入束矢取其直也必入鈞金取其堅也亦是欲人不輕訟之意然須是獄之大者若凡民之庶獄豈必一一皆入金矢蓋九四近君之大臣大臣不親細事其他小訟則自有司者

四得金矢五得黃金獄之小者納束矢大者納鈞金九四臣也兼治大小故曰得金矢五君也罔攸兼于庶獄理其大者耳故只得黃金

象曰利艱貞吉

九四必艱貞而後得吉是其德未盛而不能大畏民志信未孚而不能片言折獄於道亦未光也

未光也此說亦未甚痛快姑存之蓋欽哉欽哉唯刑之恤聖人未嘗不以艱貞為戒况艱貞既曰未光而貞厲又曰得當何也若謂不能使人無訟為未光又似責人太深况當噬

之卦又難以無訟之意參入

六五噬乾肉

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有德有位用刑於人人無不服故為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用刑非易事也指顧之間死生所係出入之際存亡所關故必守之以正道純乎天理之公處之以危厲常存敬慎之意則刑當其罪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罰當其辜罰一人而千萬人服死者無遺憾生者足以戒何咎之有

六二中且正則為噬膚六五柔中而不正則為乾肉然二乘初剛故雖噬膚而滅鼻五則柔中居尊位故雖噬乾肉而得黃金所以本義謂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肺者也但肺義終於爻無取

黃中色得黃金雖從所納之金說亦以明其用刑得中道故也本義人無不服意正係於此得黃金只是象

貞厲與艱貞无大異但厲字稍重些五君也所决必大獄厥係尤重故危厲耳人臣則有將來之吉故曰吉人君奉天討罪乃其職分之當然也故曰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

所謂貞厲无咎者蓋能貞厲則用刑得其當此所以无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

上九過極之陽是其強梁極惡之人固當得重刑又在卦之上如耳之處於上也故為何校滅耳之象占者如是則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凶何如哉

參義曰初卑而無位上高而無位故皆為受刑者過陽之極不能卑伏此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人也

象曰何校滅耳

何校滅耳者何謂也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自以已惡為無傷不以人言為可信故罪之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無此凶矣一聰不明也聰是死字耳也明是活字聰也聰不明只是說他不聽人說以至此耳此與滅趾不行也槩是周公爻辭外意故本義另解云
噬嗑中四爻皆用刑者然用刑於人有難易由在已之德有厚薄二以中正故所治如噬膚而滅鼻者柔故也三以不正故所治如噬臍遇毒四以剛居柔故所治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五以柔中居尊故用刑於人而人無不服由是觀之則夫用刑於人者其可不先慎其德乎

賁亨小利有攸往

離下艮上之卦伏羲所以名為賁者蓋賁者飾也此卦之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交錯一文章之燦然也此卦之德離德為明良德為止文明以止一分限之昭然也故為賁文王繫辭以為柔來文剛則剛為主而柔為之助且離明於內則能灼於物情而達乎事理故得亨而凡事皆可為也剛上文柔則柔為主而剛為之助且艮止於外則雖不失於妄動而亦不足於變通故小利有攸往而大事不可為也本諸卦而著占其不同如此占者值此當隨吾身之所處而玩其所當得之占也
柔來而文剛是剛柔之交分剛上而文柔亦剛柔之交也為兩句各有一文字不必合二者而後謂之文蓋柔間夫剛固是天文剛間夫柔亦是天文
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若以人事言之如臣之從君子之從父

卦名

卷之三

三十一

謙

婦之從夫此柔來文剛也所謂陽得陰助者也故亨如君之從臣父之從子夫之從婦此剛上文柔而為柔所用也故小利有攸往

文明固文也而各得其分亦文也此卦本是文之義

本義前云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下云離明於內艮止於外此分明不同不可牽合

剛上文柔雖未足取亦未是惡况艮止於外雖不得有為亦

僅可有守故猶得小利往若是惡德則連小利亦不可矣

賁亨小利有攸往言吉凶利害適相半也

無凶害但不純吉利

彖曰柔來而文剛

卦名為賁辭曰亨小利有攸往者何所取哉蓋卦變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皆柔來文剛也柔來文剛則主之以剛力量所運既無難為之事輔之以柔萬一不及又有裨補之功此其所以亨也自損來者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剛自五上而文上皆剛上而文柔也剛上文柔則柔為之主在己既不能以自立雖得人之助亦不足以有濟故但小利有攸往夫柔來文剛剛上文柔柔交錯是即日月之運星辰之列代明於晝夜昭回於雲漢者也非天文乎又以卦德言之離德文明艮德靜止文明以止是即五典之叙五禮之秩燦然有文以相接截然有分以相守者非人文乎天人之賁見於卦有如此聖人觀乎在卦之天文也因剛柔交錯以驗夫天道之盈虛則大而分至啓閉之候小而晦朔弦望之期其時變皆於是乎察矣觀夫在卦之人文而即文明以止

以制為人道之儀則使以天合者全乎天親以人合者盡乎人理而天下於是乎化成矣賁道之大何如哉

天文也人文也此兩句只按着卦變卦德說為是且方起得下文極言意不然天文便是時變了人文則天下亦已化成了又何用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

觀在易之天文如何察得時變蓋易以模寫造化在易剛柔之交錯即在天剛柔之交錯聖人觀易之天文亦不過即在天者而觀之耳觀人文亦如觀天之例天文具於剛柔之變人文具於文明以止則謂聖人作易因陰陽實體為卦爻法象益昭然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

山下有火光照品物賁之象也君子觀此以為山下有火則為山所障內明外止而明不及遠也故以明庶政而無敢折獄焉蓋庶政事之小者小物固不可不勤而未甚關於生民之休戚雖明不及遠猶可以理之至於折獄事之大者大法一失其平則有係於民命之死生非視遠惟明者不可也

內離明而外艮止只貼在明不及遠內不必分離明為明庶政艮止為無敢折獄

既明不及遠分明只可明庶政不敢折獄政而謂之庶政只是事之小者若一時之興革而關百世之利害則不可謂之庶政矣時說以錢穀出入賦役輕重為庶政亦非錢穀賦役豈是小事此君子未必是明不及遠之君子大象如此等類只是隨卦之規模小大而各取其象耳

初九賁其趾

力經卷三

八卷之三

二

天

初九剛德明體剛則有定守明則有定見以此自賁於下吾知
飭躬厲行而富貴不足以動其心守道全節而利欲不足以沮
其志故車所以代勞衆人之所欲乘者也然得之不以其道則
寧舍之而安於徒步之勞焉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舍車而徒即所謂賁其趾也不可謂賁其趾故能舍車而徒
也玩本義自見

車富貴者之所乘在外之物也徒貧賤畎畝之事守節處義
之士之所安也初九不以乘車為賁而以徒行為賁所謂緼
袍榮於衣錦飲水甘於列鼎者歟

剛德則所守者固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明體非唯義利之辨
在所明而出處之機亦在所審矣

參義曰古之恬退者自謂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無罪以
當貴豈非賁趾舍車之義歟

象曰舍車而徒

初九舍車而徒者豈好勞惡逸其性與人殊哉蓋君子之取舍
必於義而已初九有剛明之德守義之君子也其所以舍車而
弗乘者直以義之不當乘故弗乘之爾夫不以得車為榮而以
得義為榮不以徒行為辱而以失義為辱初九之明取舍之分
蓋如此

不可謂初九居下義不當乘然則九在下而不乘車者皆能
以義而取舍乎蓋不義之富貴君子不處也閔子不臣季氏
正以此

義弗乘也如義可乘初未必不乘

六二賁其頄

力經卷三

卷之三

二十五

靜補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無應與夫陰柔固當附乎陽剛况德同而心必相孚身孤而勢必相倚故二附三而動猶須附頤而動也

二陰柔而三陽剛則陰不得不附陽二中正而三得正則其相附也非為邪且又皆無應與則二之附三三之為二所附亦勢所宜也

漢上朱氏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

先主困時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因人成事者古今所不無也

象曰賁其須

所謂賁其須者言二附三而興猶須附頤而動也

九三賁如濡如

九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而二陰為之奔走服役是多左右承事之人有觀仰榮耀之色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陰能賁人亦能溺人占者殆必嚴於內治莊以外臨不溺其所可愛而忘其所可戒永守其貞如此則在我有不測之威在彼有不敢犯之意吉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故須永貞

得其賁而潤澤然不可溺於所安凡丈夫之於妻妾人君之於臣下官長之於左右家主之於奴婢皆不可褻也

象曰永貞之吉

九三永貞之吉者蓋能永貞則有以起其敬畏之心而消其不遜之志終莫之凌也非所謂吉乎

六四賁如皤如

六四與初九本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其賁也皤如然勢雖不遂而四求初之心則甚切有如白馬翰如也然九三之於四亦非為寇也乃求婚媾耳其如四之自守何然則六四可謂知義守正之君子矣

賁飭也皤則無飭矣人無飭則馬亦無飭矣皆以其不成賁言

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既為剛正之人安得為不正之事蓋讀易不可太泥如曹操雖非剛正之人而欲留關羽亦豈可謂不正之事當善觀之

問四為三所隔又何以知其求初之心如白馬之翰如曰愚意其自柔順得正來也本義不得一一耳

曰賁如皤如所以傷六四之情曰白馬翰如所以壯六四之心曰匪寇婚媾又所以堅六四之節聖人之意深矣如關羽本劉先主誓死之臣乃沒於曹操雖曹公待之厚欲留之而彼心神無久留之意終犇劉備於袁軍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

六四所以賁如皤如者以其所處之位遠初近三處狐疑之迹啓貪冒之心故至於皤其賁也匪寇婚媾則來意之厚易奪人之守者若六四守正而不與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終無尤也六五賁于丘園

六五賁之主也而有柔中之德故能崇儉約之風而不事乎侈靡敦朴素之習而不務於浮華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未免傷於固陋而文飭有所不足流於苦節而儀文有所不及

自束帛弋弋之象占者如是則事失之固禮失之野固可羞矣然禮奢寧儉以約失之者鮮矣故終吉也

敦本尚實以其有柔中之德也凡德性之柔者多收斂剛者多潤達柔而得中朴實之有恒者非儉之得中也

賁于丘園者乃不賁之賁蓋丘園乃朴而無文之地故取象如此

此爻不作君位說

象曰六五之吉

六五之吉者蓋衆方逐末之時而獨能反本以為之倡公不至於犯禮私不至於傷財是可喜也

夫子大林放之問是喜之也

上九白賁

天下之物極則必反上九在卦之上賁之極也夫物極則反本故能黜浮華而尚本實以之為已則惡其文之著而有尚綱之誠以之為治則厭其文之弊而有尚忠之政白賁之象也夫文勝而能反之以就於質善補過矣故其占為無咎

白賁猶云白其賁去文而就質也不必說是不賁之賁

白賁質勝文矣安得為無咎蓋賁極文勝乃獨有志於本夫子所以大林放之問也周公預知末流有文勝之弊故白賁无咎喜談而樂道之以防後也聖人之意深矣

白賁視賁丘園益為還淳而反本矣二爻還要說得不同

象曰白賁无咎

當文勝之時未必無反本之志上九賁極反本復於無色則其志於是乎得矣故曰得志

前乎此者惟皆以賁為得志耳今乃以不賁為得志氣味迥
遠矣

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為賁以二體
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或就本爻自
取賁義如初五上是也或以相比而為賁如二之附三三之
得賁於二陰是也又或以相應而求賁如四之於初是也
又初二三四所謂賁者皆賁之常五上所謂賁者則賁之
孔子卜得賁曰不吉子賁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孔子曰
夫白不白黑不黑夫賁又何好乎見呂氏春秋蓋賁色不純
也此孔子間色不為服之意又可驗之稱立園之有善侈白
賁之得志者矣

困學紀聞云虛美薰心秦亂之萌浮文妨美晉衰之兆故賁
受之以剝

剝不利有攸往

坤下艮上之卦伏羲名之曰剝者蓋剝者落也此卦五陰在下
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剝之義也故名其
卦為剝文王繫辭以為卦體陰盛是固當止之時卦德坤順艮
止又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者得此則當晦處以靜俟儉德而
避難不利有所往

雲峰胡氏曰否三陰三陽陰陽猶相等且曰不利君子貞剝
五陰而一陽小人盛而君子孤如之何可有所往哉

彖曰剝剝也

卦名為剝者夫剝之為義剝也於卦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言之
五陰進干一陽欲以變剛為柔是小人乘君子之孤欲盡摧之

以易已之黨也故為剝卦辭所謂不利有攸往者蓋卦體五陰
方生是群小得志衆奸協謀小人盛長之時而非君子之利也
固不可以往矣又卦德坤順艮止有順時而止之象君子止而
不往是能觀此象也所以然者蓋當剝之時正陰息陽衰陰盈
陽虛之日也君子順時而止正所以尚乎消息盈虛耳陰消而
虛陽息而盈則行陽消而虛陰息而盈則止所以然者何也蓋
陰陽之消息盈虛乃天運之自然君子尚之是順乎天也若時
既當止不能順時而止則逆天矣

此彖須看相承小人長也言其時之當止也順而止之觀象
也言當順時而止之也尚消息盈虛句又是那觀象中脫來
說

觀象者君子之善體易尚消息盈虛君子之善法天也總不
外一持字消息者盈虛之漸盈虛者消息之成也

建安丘氏曰自一柔變剛而為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
變剝更則進盡變而卦為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姤
相邂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為君子悉為小
人天下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為也變不可為也

隆山陳氏曰夫彖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
小人之辨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狠君子之去小人
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
辭不順理不直必蕪非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
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皎然矣

建安丘氏曰剝言不利有攸往則曰順而止復言利有攸往
則曰以順行於柔長而戒之使止者所以憂小人之進於剛

長而勉之使行者所以喜君子之來

象曰山附於地剝

艮之象為山坤之象為地山附於地隆重下壓有傾頽圯剝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山附於地猶上之附於下也地不厚不能以厚山下不厚不能以安上為人上者必以剝民奉君為戒以損上益下為心生之厚之不傷而不困扶之節之不危而不盡如是則民心不離國勢不摧足以安其位而不至於剝矣

厚下者所以自安其宅也自天子以至於大夫士皆然宅以位言已之所居也非宅舍之宅

魏文侯曰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漁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則毛無所傳愚謂得則為厚下以安宅失則為反裘而負薪

白樂天詩曰割我心頭肉帶汝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杜荀鶴時世行云夫因兵亂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因無計避征徭

其二云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為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明徵賦稅未聞州縣略溫存至今鷄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衙門

愚謂此詩備言生民之憔悴國政之煩苛可謂曲盡其情矣採民風者其能動心否乎

厚齋馮氏曰以上下厚薄取象而不以陰陽消長為義此聖人用卦之微權也

初六剥牀以足

陰之剥陽從微至著初六在下則是小人方長未大肆其擠陷之奸已暴露其中傷之術猶剥牀及其足也夫剥牀以足所傷雖小勢必至蔑貞而有凶也君子可不見幾而作乎

剥卦六爻以上一爻為主自初至五皆是陽被陰柔漸次來剥落了至獨留上一陽則陽之勢益孤而衆陰又將盡去之矣故曰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

剥牀以足按牀有二如陳元龍自卧大牀而坐客于下李林甫一夕屢徙其牀及韋應物詩風雨對牀眠之類則似是卧牀矣若謝萬據胡牀管寧坐藜牀楊素撫牀謂李靖曰卿將當牀此牀之類則只是坐牀也今人不知古往往直指卧牀為牀而已不知剥牀之牀謂之坐牀亦可也舜在牀琴正韻

注云安身之几而又解為臥床亦狃於習俗之見聞矣

又巽在牀下正謂坐牀諸葛亮每見龐德公輒拜牀下多謂坐牀也牀便有足有辨亦有貼其膚處

象曰剥牀以足

初六剥牀以足者蓋初六以陰居一卦之下以陰滅陽自下而起其勢不至於蔑貞不已也

六二剥牀以辨

六二進而上矣小人之毒漸滋害正之奸漸熾矣猶剥牀而及其幹也雖曰傷而未切其勢必至於蔑貞而有凶也君子可不預為之防乎

辨牀幹也程傳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

初二俱能蔑貞但禍有微著所及有近遠耳無輕重也識不

早力不易也故初二四占皆凶三五則反例也

象曰剥牀以辨

六二雖剥牀以辨而未至於及身是陰之黨與猶未盛君子於此猶可及去也若俟其禍已切身則無及矣

夫剥牀而至於辨亦云危矣而夫子猶曰未有與也於危之中而有幸之意似教君子急避他意思可見聖人為君子謀者無所不至

六三剥之无咎

六三當衆陰方剥陽之時而獨與上九為應是能剥去其黨而從正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不陷於小人之羣而且有扶植善類之功何咎之有

古今如此人亦絕少既是小人之黨便無好人乃獨能病其黨之非是而剥之以從正如六三者豈可以小人例論也

象曰剥之无咎

六三剥之无咎者言其失上下四陰而不與之同黨也若無象傳此一句則爻辭剥無咎亦甚難解

六四剥牀以膚

六四陰長已盛剥陽已及其身矣故為剥牀以膚之象君子遇此凶何如哉

象曰剥牀以膚

剥牀以膚者蓋言陰盛剥陽災害已及其身不可免矣然則君子可不謹之於早而辨之於微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

天道不可一日無陽世道不可一日無君子君子之剥既盡小

人惡能以獨存哉故六五為衆陰之長當總率群陰而魚然
 而以之受制於陽亦猶后妃以宮人承寵於其夫則君
 子得以行其道天下得以蒙其福而在已亦得以陰受其賜焉
 何不利之有

剥六五本是群小之魁而周公乃就后妃上說道理者別取
 一義以立教也然其意亦微矣蓋謂能率衆陰以從陽固無
 不利若黨衆陰以害陽則不利也必矣此在讀者反而觀之
 蓋玩辭又不如觀象

就后妃言固是別取一義然亦緣此卦陰盛五為衆陰之長
 又有一陽在上故也

觀聖人作易於陰陽消長之際往往有抑意如剝陽之權在
 於則教矣以從陽之道夫陰之權在陽則教陽以制陰之道
 又如解六五本與三陰同類者却又教以解去其類之道所
 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實在於此

平庵項氏曰六五君位五為王后與君同處四為夫人三為
 九嬪二為匹婦初為御妻

象曰以宮人寵

害君子者小人之罪也六五以宮人寵則無滅貞之凶而有從
 正之美世道賴之公論與之終無尤也

剝之諸爻凡曰凶者指君子而言所以傷吾道之不幸也凡
 曰无咎无不利者指小人而言所以與陰邪之從正也夫當
 剝之時君子无所用其力故以凶而危君子以无咎无不利
 而與小人與小人即所以扶君子也聖人之心何心哉

上九碩果不食

諸陽消利已盡獨上九一陽尚存則是天地生生之意未盡滅
息故獨留此以為弭亂開治之人而善類將倚之而復興者也
如一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能復生也夫一陽在上眾陰當共
承之於下故占者得此若君子歟則尊居人上而為眾陰所載
也若小人得之則剥喪元良自失所履猶剥其所居之廬耳

觀碩果不食之象未便是君子之利其曰君子得輿者已為
扶陽抑陰矣而又曰小人剥廬則分明為君子謀也

易固為君子謀然其為君子謀者亦所以為小人謀也觀小
人剥廬之辭可見蓋道理自是如此天地間豈可一日無善

類哉不然人之類滅矣可見聖人非姑為是抑彼以伸也此
程傳曰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眾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

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象曰君子得輿

所以君子得輿者蓋君子在上德足以屬民之望澤足以悅民
之心為民所載也小人剥廬者蓋君子實小人之覆庇剥去君
子則終自失其庇而無所用也

君子既得輿則眾陰不以小人稱矣故曰民所載也

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地若無天且不能為地况天下可無
君子乎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李林甫得志於天寶而
四海鼎沸林甫亦剖棺斲尸矣蔡京得志於崇宣而二帝北
狩京等亦家無處所矣

復亨出入無疾

震下坤上之卦伏羲名之曰復復者既往復反之謂剥盡純坤
陽斯往矣今積陰之下一陽生焉是陽之來復也故為復文王

繫辭以謂陽既往而復反則是善類一脉生意初回故占者得以遂其進而亨矣又以卦德言之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占者不惟己之進得以亨而出入無疾而朋類之來亦得以遂其進而无咎出入無疾一陽之獲其福也朋來无咎衆陽之獲其福也又以卦變言之自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占者或有喪失歟以往來循環之理計之至於七日亦當來復又有出行歟以往來循環之理計之至於七日亦當來復又以剛德方長道將大行故占者若建天下之功立天下之業亦無一之不利矣

隆山李氏曰承剝之後而一陽來復乃生生之本也天地之運一息不留剝終復始不容少緩若稍遲不及則生理也復者剝之反對也五陰在下一陽在上為復此所謂環中趣也邵子詩曰自從識得環中趣開氣胸中一點無以其明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

參義曰復之陽尚微弱未能遽勝陰也故不言元亨而止言亨既生則漸長長則可以大亨矣

陽復者自然之理復亨者必然之勢出入无疾一陽之復而亨也朋來无咎衆陽皆復而亨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敘其復亨之始而喜其速來利有攸往究其復亨之終而與其大就也總是一箇復亨

隆山李氏曰於臨曰八月有凶於復則曰七日來復陰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也

曰亨曰七日來復者為一陽言也所以喜君子之得遇也曰无疾无咎利有攸往者兼衆陽言也所以喜君子之彙征也

彖曰復亨剛反

伏羲名卦為復文王繫辭曰亨者蓋當為剝為坤之時小人得志無自而亨今一陽既往而復反所以有亨之道也所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者蓋以卦德言之震德為動坤德為順動而以順行則是密察乎時勢靜觀乎義理從容和緩不犬驟以露其機宛轉多方不輕動以激其變則在已有自固之道小人無可乘之釁是以已之出入既得无疾而朋類之來亦得无咎也又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蓋天地之間大化流行而陰陽互為盛衰無有消而不息者真機斡運而陰陽互為倚伏無有往而不來者今自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是正消極而息往極而反天運之自然也又曰利有攸往者蓋以一陽既生其端甚微而其勢以盛自此而為臨為泰為壯為夬為乾無非君子得志之時矣此所以利有攸往也嗚呼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天地之心生物之心也但當剝極之餘純坤之際萬物肅殺生意蕭條天地之心幾於滅息而不可見矣迨夫積陰之下一陽復生斯時也無中含有一貞下起元生生之意至此而復續矣於此觀之寧不可見天地生物之心綿綿延延而無一息之間斷乎

剛反與剛長不同剛反原其始剛長要其終也

動而以順行即否九四之不極其剛也出入無疾即四之有命无咎朋來无咎即四之疇離祉故臨以說而順剛中而應之故而利貞大壯亦利於貞而夬所以貴於決而和也聖人之心可見矣

朱子謂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

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剥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預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切

非是指復為天地之心復乃見天地之心也見字要得天地生物之心陽也陽無終盡之理故龍蛇蟄矣而身不死也草木落矣而根不枯也間有枯者其種子不絕也天地所以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也所以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也天地人之理夫豈不同條而共貫也哉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邵子詩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蓋陽復之月於節候為冬至於節序為子之半無改移者言天地生物之心幾息而復見未嘗間斷也說得復見天地之心最切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二句叙復之景候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是申上意玄酒水也淡微薄也以象陽氣之尚微大音雷也希間歇也雷在地中何聲之有以象物生之尚歇聲與音何別聲成文謂之音總是一氣初動萬物未生未有聲矣之可聞可見而天心活潑之妙則已昭然矣

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含象曰雷在地中復

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雖云半夜一聲雷亦即與聲正希相表裏學者有得於此詩則知康節之詩矣

雷在地中陽復於下之時是之為復也夫陽者天地之生氣而

朱子

天下萬物皆待此而後有也今一陽初復其氣尚微苟不有以養之則其氣不固而來春發動必無力矣故先王因此立法以冬至之日閉道路之關使下而商旅不行上而天子諸侯亦不省方皆安靜以養微陽也此聖人所以順天時行而參贊天地之化育也

雷在地中一陽初動但未離乎地耳故為復若說得不仔細却是收聲之雷不是陽復之象矣
雷在地中靜之終動之始也

此特以至日言耳月令是月齋戒擯身以待陰陽之所定則又不止至日也朱子引此以証大象所云蓋同一安靜以養微陽之意

月令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擯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註曰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色而此言去彼言節嗜慾而此言禁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微則盛陽未至於甚傷陰盛則微陽當在於善保故也

人君一身其動靜語默皆與天地相關故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

初九不遠復

初九為復之主正能復者也又在事初失之未遠是其一念之動微有差失即能省察克治而復歸於善不至見於事而有悔也占者如是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可以為聖賢可以參天地其大善而吉也何如

不遠復以心言无抵悔以事言所謂顏子無形顯之過者也

因學紀聞云知止而後有定故觀身於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

象曰不遠之復

初九不遠之復乃所以脩身也脩身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

六二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吾知余已從人已不勞而有進善之功取人為善學不困而有裕已之助復之休美者也占者如是則德因人而日進業因人而日脩人之善皆已之善矣不亦吉乎

象曰休復之吉

六二休復之吉者蓋初九不遠之復是其仁也六二近於初九而能下之資其仁以自輔故為休復而得吉也

六三頻復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是行非賢良性又輕躁也然在復卦則是出入於人欲之中去留於天理之內失也有覺而易復復也無幾而遂失故為頻復之象占者屢失則有失身虧行之耻固有厲矣屢復則無長傲遂非之過何咎之有

程傳曰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象曰頻復

人不能以無過而貴於改過六三頻復固有厲矣然能屢復則善補過於義亦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六四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是群陰皆甘為小人之歸而迷於復矣而四也與衆俱行獨能奮然不昵於朋比超然維係于丈夫為中行獨復之象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

象曰中行獨復

六四中行獨復者非有他也唯道是從耳初九不遠而復以脩其身即道之所在也從初九即從道也

卞仁從道俱以其德言不必謂仁人有道之初九也總是初九身上但以其德言則較活些如云履信思順之例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初九備之矣

六五敦復

六五居尊而有中順之德則天資之美固其寡過者而當復之時則又以復善為事故善復於內而不復失善心恒存善行堅固為敦厚於復之象敦復無失悔安從生故其占為无咎

復便是有所失六五無失而又謂之復者就復卦而言耳如振恒尚謂之恒同人于郊尚謂之同人况復乎

無悔者全無悔也無祇悔者將有悔而不成悔也但五無元吉亦當有辨蓋初有失而復聖人喜幸勉進之意多故曰元吉五自能敦復則元吉已不待言蓋亦其分內事

不遠復者復之初也敦復則究其終矣初復故不祇悔敦復則自無悔不遠復者入德之事敦復者成德之事蓋思誠之功造於至誠之地湯武反之而聖者也顏子不夭則其復敦矣顏子其湯武乎其優於湯武乎

象曰敦復無悔

易經卷之三 六五 陳一

五之敦復無悔者蓋德莫貴於中中莫貴於成六五得中存諸心者不偏不倚而愈嚴愈敬有以成乎中之體見於事者無過不及而愈精愈密有以成乎中之用中以自成是故敦復而無悔也

復卦辭以氣數動靜之復言復爻辭以人事善惡之復言理亦一也

復六爻雖以善惡之復為義而不能無淺深初也自修之意多二也資人之意多二固不能如初之剛明矣四之獨復復之勇也五之敦復復之固也三之頻復猶愈於迷乎

上六迷復凶

上六陰柔不能自克居復終而習已成心亡而不存惡極而不復有終迷不復之象占者如是則凶所謂凶者何如上有天災下有人胥用以行師則師徒有撓敗之虞國君有傾危之患至於十年之久亦不克征以雪其耻也其凶一至此極迷復之可畏也何如哉

象曰迷復之凶

此說非也見平巽義

迷復之凶者蓋上六在止有君象焉為君而迷復反乎君道者也不道之君能無凶乎

无妄元亨

震下乾上之卦伏羲名之曰无妄者蓋此卦之變自二來而居初又為震主則是以實心體實理而措之實事吉凶禍福付之自然一無容心焉動而不妄者也故為无妄文王繫辭以為卦變既有動而不妄之義而卦德震動乾健卦體剛中而應皆所謂正而不妄者也占者得此但見一誠所運無往不通以之處

事則事順而理以之接人則人感而化當得元亨矣然必存无妄之心守无妄之行而合卦之正焉乃為利也若其匪正則未有不正而可語誠未有不誠而能動物必有青而不利有所往也

無妄者正而已其卦辭拳拳下寧以正者正以其必如是方為無妄不正則妄矣妄則不利矣

無妄占辭是一正一反正者所以為無妄不正則妄矣貞則利匪正則有青而不利矣約而言之無妄則亨有妄則不能亨也

無妄者自然之理元亨者必然之應貞則無妄匪正則有妄也有青不利有攸往者亨之反也非是無妄之外別有一箇貞時因之以成占耳卦名之義本無不正卦辭為占者設須戒用之非是無妄了却又有不正者程子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此又是一義非必卦辭本意

據諸爻名義合作無望而彖傳大象皆以無邪妄言明義以教人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

伏羲名其卦為无妄文王繫其辭曰元亨利貞者何所取哉蓋以卦變言之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主則是天德之剛渾然在中而不撓於外物以實理而存實心也以卦德言之震德為動乾德為健則是施為之間卓然有立而不屈於物欲以實心而行實事也以卦體言之九五剛中而應六二則是在我有剛中之德而所應又柔中之賢相與以道相勉以義而非妄交

也夫卦變卦德卦體之善是皆正而不妄者也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是亦天之命也蓋天者理而已矣天下固無誠外之理亦無正外之誠正而不妄則有以順乎天而天祐之矣此其所以得大亨也其曰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蓋所以為无妄者正也既云无妄而乃以不正往則動有拂戾之憂行有窒礙之患欲往何之矣何也蓋不正則逆天矣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如之何其可行哉

剛中而應必無應言何也曰如今人做官本身自好自是持正奈家中無好妻子便自家做不成正人了又如我做下司官要做得正奈上司親臨與我不同道亦不得行其正了乃知所應之正亦是緊關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天下雷行有以發揚萬物之生意鼓動天地之和氣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然與之以性者固在天地使之盡其性者則在先王先王於是體天道之生而施好生之德因天命之性而盡成性之功于人民也茂對天時以養之由庶而富由富而教生氣方盛則發倉廩以振乏絕陽氣發泄則存德惠以濟貧窮以至孟春而優庶老孟夏而存諸孤凡所以撫摩鞠養之者何莫非因時之宜乎于庶物也茂對天時以育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時方萌芽則禁斧斤之入時方孕字則禁網罟之蒐以至方春而無殺胎垂始電而無焚山林凡所以樽節愛養之者何莫非因天之道乎對時育物因所性而不為私者先王曲成萬物而贊化育之道也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以剛在內為誠之主則是存諸中者無一念之不誠見於外者無一事之不誠正所謂无妄者也如是而往則事以誠而立物以誠而動作內作外無所為而不濟在邦在家何所往而不達其吉也何如

象曰无妄之往

六二无妄之往則以之治事事得其理以之臨人人感而化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

六二柔順中正因時順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不耕穫不菑畲之象蓋耕則望其可穫菑則望其成畲不耕穫不菑畲則是前無所為後無所冀矣占者如是則其為善也必誠雖不謀利而自有其利雖不計功而自有其功事親事君

交友治民無所往而不得矣

田必耕然後穫必菑然後畲其耕也正以望穫其菑也正以望畲豈有不耕穫菑畲之理為此語者特以明自始至終絕無營為計較之心焉耳

則利有攸往則字最緊切蓋人多緣放於利而行故因利以致害苟能不耕穫不菑畲則何用不減何人不可處何地不可居何事不可為

天下之事業皆無心者能致之汲汲於得者未必能得也

象曰不耕穫

所謂不耕穫者言凡事順理初無求利之心也

未字當不字看富字當利字看

六三无妄之災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亦无妄但處不中正則是所居非其地所遇非其時所處非其人在我固無招尤之譽在人乃有理外之干是為无妄之災也无妄之災何如猶或係牛於此行者云之擾也

參義曰此與亡猿而禍林木失火而殃池魚者正相類楚國亡猿而禍延林木池仲魚人名也因城門失火而焚死

此爻如直不疑買金償同舍郎但不疑所處非中道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亡謂亡此君子之无妄也不疑之事賢智之過者歟看孟子斥或人竊糶之問何等直而嚴

象曰行人得牛

行人牽牛以去則詰捕之擾非邑人所受而何此之謂无妄之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本无妄而可以有為也但下無應與則勢孤力獨何以成大事而立大功哉故占者得此唯當安靜固守而不可以有為則雖不能成事而亦不至於敗事也何咎之有

下無應與於人事如何見是可以固守曰陶淵明志欲為孔明奈無一旅之衆故終於處士謝疊山亦欲為宋程嬰然卒無所藉手而志於賣卜豈非陽剛乾體之人哉易從則有功人貴乎有與也如謙六五利用侵伐蓋從之者衆矣上六亦以謙極有聞人之所與固可用行師也同人得助故利涉大川復之重朋來泰之喜彙征豈偶然哉

象曰可貞无咎

九四可貞无咎者言當固守其道於已不可見之於為也

九五无妄之疾

九五乾剛中正而下應亦中正則是明良一心以調國家之元氣君臣同德以壽生民之命脉宜乎海内靖康坐享無事矣設或變生意外為朝廷腹心之憂禍起不虞為國家瘡痍之患是為无妄之疾者也然天下之理邪不勝正妖不勝德唯安靜以鎮之閑暇以處之不必生事煩擾以騷動天下則意外之變不旋踵而自消亦猶无妄之疾勿藥而自愈矣
舞于羽于兩階而有苗格此之謂也

象曰无妄之藥

九五既已无妄而復藥之是為无妄之藥也夫无妄而試之以藥必反為无妄而生疾矣无妄之藥其可試乎為人君者所處既當於理不可因非意之事而改畫也

上九无妄行有言

上九非有妄者但處窮極之地是執一而不變膠固而不通以是而行則舉措乖方而緩急失當故有言而無利

此文如微生畝尾生之流

象曰无妄之行

无妄之行而反有災者以其窮極而不知變也

大畜利貞

伏羲名其卦為大畜者何哉蓋易之大分陽為大而陰為小此卦以艮畜乾畜之大也又以内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蘊畜之大也故名其卦為大畜文王木卦體卦變卦德而繫以辭曰所畜固不可以不大太畜又不可以不正占者值此必其所畜者皆明德新民之實學内聖外王之大道

而不溺於異端則所畜得其正矣。然君子不貴於獨善其身而貴於兼善天下。故所畜者既正又必推其窮養之具而為達施之宜。食祿於朝而不食於家則學為有用道足以興不亦吉乎。由是以措天下之難以援天下之溺則經濟有方有以易其危而置之安何不利之有。

一說不家食以處治世言利涉大川以處亂世言非是。

彖曰大畜剛健

卦名為大畜者蓋以卦德言之。內乾剛健則理得於心志氣常伸而無私偽之雜。畜於內者豫乎其外也。外艮篤實光輝則理體於身踐履懇至而有以章之美。畜於外者成乎其內也。內外交養而互發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德之日新自不能已矣。所畜不其大乎。故為大畜。文王繫其辭曰利貞者蓋以卦變言之。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則是賢者尊君乎民上也。以卦體言之六五尊而上之則是人君屈已以下賢也。以卦德言之艮以止乾之健是能消其狂悖之心去其剛猛之勢也。若此者皆非大正不能如剛上而非大正則德不稱位何以厭天下之望。尚賢而非大正則挾勢自驕何以來天下之賢止健而非大正則自反不直又安能服其心而遏其勢哉。此利貞之所由也。取艮止便是篤實篤實便有光輝。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

乾下艮上天在山中為山所畜大畜之象也。君子體斯象也。以為孤陋寡聞則德業無由盛所畜之大必自多聞多見而來也。于焉多識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而因言以察其心考跡以觀其用於是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居安而資深養深而積盛於以畜。

成其德焉則善取於外而守之於心者不失德成於內而應之
言行也無窮此之謂大畜也

多識前言往行者悉有衆善也畜德則渾自己出矣多識時
未嘗不言而行之但聞見廣則日有所得非以言之行之為
畜德也

初九有厲利已

大畜之卦以艮畜乾下體三爻皆為所畜初九則為六四所畜
者也故占者得此若往則必辱必殆而有厲唯止則全名全節
乃為利也

雲峯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外受畜以自止為義
外卦能畜以止人為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
不取止義也

初二所處之勢同但二得中則過之故初未必能自止則戒
以止二能自止則以其所能言之曰輿說輶

象曰有厲利已

初九有厲利已者蓋止而不進自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輶

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知時識勢自止而不進有
輿說輶之象也

輿說輶輶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輻凡三十條者也輶車上伏
兔蓋所以承輶者也故小畜之說輻蓋為陰所止所說者重
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輶蓋自止而不進所脫者微暫止而
可旋起者也

象曰輿說輶

九二輿說輟者以中德在我明足以見幾介足以守道不我能畜而無可尤也

九三良馬逐

九三亦為上九所畜者然三居健極上居畜極時極則將通矣三固陽爻上亦陽爻爻同則不畜矣吾知上得以南征三亦得以彙征為良馬逐之象然以陽居陽而過乎剛不無銳進之嫌故占者得進固為可喜輕進又為可憂必以禮自重勿輕進以取辱以正自守勿枉道以從人既處之以艱貞矣又必學術日進蘊經綸於未用之先德業日脩畜謀猷於未試之日而日閑輿衛焉夫利艱貞則無躁進之失閑輿衛則有可進之資如是而往何不利之有

輿車載也衛所以防身也皆所以進者詰闕獻策如王仲淹爾及相門如張師德皆不知所謂艱貞者樊英被召大失時望深源一出無功坐廢皆不知日閑輿衛者利有攸往即良馬逐言如此然後可以行也

象曰利有攸往

九三利有攸往者蓋上與三俱陽而合其志相孚之中自有相成之美而往有不利乎

六四童牛之牯

天下之事防於未然者易為力制於已然者難為功四與初為應畜初者也然初最下則陽之微者也微而畜之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逆拆其方長之奸潛消其未萌之逆若施橫木於未角之牛以防其觸焉占者如是則上不勞於禁制而化自行下不傷於刑誅而奸自止元吉

太康之末羲和黨羿仲康肇位四海即命胤侯征羲和以剪
羿羽翼漢文帝踐阼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為
即中令行殿中以收舊將相之權宋祖即位之初以盃酒釋
藩鎮禁兵皆能預制者

程傳曰夫初二體乾剛健乃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也而乃
能止之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象曰六四元吉

六四元吉者蓋止惡於初為力則易已既不勞而彼無所傷誠
可喜也

六四元吉有喜正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
也

六四元吉慶於六五之吉然六四之喜又不得為六四之慶
何歟曰五居尊位苟能制得陽住其利博矣故曰有慶也慶
字廣喜字狹喜字只是從六四一身說

六五豮豕之牙吉

六五下應九二而畜之者也夫九二已進其惡長矣六五居尊
位而有柔中之德是以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察其機持
其要塞絕其本原或剪其羽翼而彼之勢自孤或固吾腹心而
彼之氣自奪有如豮豕之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矣占若能
如是則不用嚴刑峻法而天下自無肆惡之民不亦吉乎

程傳道理最詳明宜細玩之

徐進齋曰牡豕曰豨攻其特而去之曰豮

豮豕之牙蓋豕牙本能傷物既豮則其牙不為害矣如魏已
伐韓齊師直走魏都而韓師自解得其要害也項羽以范增

為謀主陳平具為惡草以間之增死而項勢益蹙壞其腹心也

裴度所謂韓洪與疾封賊承宗斂手削地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也非得其機會而何故曰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

象曰六五之吉

六五之吉者蓋得其機會以制天下之惡則其惡自止而教化流行無所留礙矣有慶也

論為力之難易則四為易故五之吉不及四之元論其功之廣狹則五為廣故四之喜不如五之慶五不如四所處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所濟之庶者位不同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畜之未極則令出而或不從化行而或有未洽今上九畜極而通豁達無礙則是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德教覃敷天下皆遵道而遵義文命四訖萬民咸不識而不知不待童牛之牯無俟豮豕之牙而自無崛強梗化厠於其間有如天衢之上雲氣唯其往來飛鳥任其上下也占者如是則人皆效順而政化大行矣何亨如之

周自文武至於成康積年久而殷頑化禮樂興而刑措不用正此文之義愚謂周公係此文之詞其在多方多士之書之後歟

一說只據蘊畜上說不復粘着止惡但看本義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分明做畜止說原無蘊畜意也

上九之畜與四五之畜不同四五以應爻生義上九只就為畜之終上生意大抵周公繫爻所取或以爻才或以爻位或以所應所比又或兼取再無餘法

象曰何天之衢

上九所謂何天之衢則治無不洽化無不孚道大行也

人心有欲不畜則肆畜之未極則化之未深欲其好尚一而天下孚者勢有不能也此周公拳拳於多方多士之篇猶不免於管蔡之叛故畜必防之於豫而道必行於畜之極也吁協和風動之盛不可見矣商周殺伐之功亦可憫矣下此勢變日趨人心日偽畜之者不知何如而可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頤貞吉觀頤

艮上震下之卦伏羲名之為頤者蓋頤口旁也卦體上下兩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口之體如此也卦德長德為止震德為動上止下動口之食物如此也二者皆為頤之象養之義也故名其卦為頤文王繫辭以為頤者養也必所養者正而無悖道之愆則內有益於心外有益於身可以得吉矣然養之正與不正果何以觀之哉蓋所養之道有二有養德者焉有養身者焉養德者必審之於燕居獨處之時驗之於泛應酬酢之頃果能篤信正道而不溺於異端崇尚聖學而不雜於功利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則養德得其正矣養身者必察之於困窮抑鬱之際考之於富貴利達之時果能以道御情不以貧賤饑渴害其心以義制欲不以聲色臭味汨其性簞食豆羹不苟受千駟萬鍾不苟得則養身得其正矣正則吉矣否則猶未也

自求謂自考也口實口中食物也似未及爵祿之類但先備
每燕說而大象木義以節飲食為養身之切務則養身不止
飲食明矣

程傳曰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
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
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
已及物以養人也

彖曰頤貞吉

伏羲名其卦為頤文王繫其辭曰貞吉者蓋言所養必得其正
則道德不虧身心有補乃得吉也所謂觀頤者言觀其所養德
者果正乎否也始必不以異端害正道不以小技論大閑則所
以養德者得正而吉矣所謂自求口食者言觀其所以養身者

果正乎否也始必勿以小害大勿以賤害貴則所以養身者得
正而吉矣一以頤之道而極言之天地為萬物父母養萬物者
其職也故大氣流行而日夜有所息二氣絪縕而雨露有所潤
于以培其養生之天遂其發榮之性而天下之物無不得其養
矣聖人為萬民父母養萬民者其職也然萬民之衆非一人所
能周故就其中擇其賢者而養之享以大烹必多儀而及物授
以重祿不無實而虛拘由是賢者為之布其德而敷其惠為之
承其流而宣其化而天下之民無不得其養矣夫莫大於天地
天地之養萬物此養也莫大於聖人聖人之養萬民此養也則
頤之義頤不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

艮象為山震象為雷山下有雷則山下之物皆動其根發其

萌芽順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所養莫大於養德養德之道亦多端矣而慎言語尤其切者故發必慮其所終言必顧其所行或見於自言淺深詳畧之各當其可或形諸答述剛直柔順之各以其時夫言語既慎則口无妄出以招尤而德斯養矣所養莫大於養身養身之道亦多術矣而節飲食尤其切者是必以義理為嗜慾之閑以心志為口腹之御如飲酒也則德將無醉而不使及於亂如食肉也則以穀為主而不使勝食氣夫飲食既節則口无妄入以生疾而身斯養矣

諺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至哉言也邵子云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真西山云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子識之言語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飲食可不

初九舍爾靈龜

初九陽剛在下不求於人而自足也上應六四之陰見其貴寵之赫矣勢位之榮華遂棄其平生之素而動其希慕之心為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之象占者如是則所守不終卒為天地之棄物名教之罪人矣凶何如哉

靈龜所謂天爵也彼富貴之流趙孟所得而貴賤者君子銖視之耳如舍爾靈龜而觀我朵頤如東漢之華歆然可羞甚矣既動於欲則溺於欲故凶德不足故也若周于德使不到是士君子觀此不可不戒

靈龜只是不食故謂之靈至朵頤則不足謂之靈龜矣所謂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象曰觀我朵頤

初九有陽剛之德本足貴也今也觀我朵頤則其所貴者掃地盡矣亦不足貴也

亦不足貴示其本貴也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謂樂正子曰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哺啜也皆欲其自惜名飾是君子立身之大閑德義是君子居身之所珍世人只貪一時榮耀得不深而見役於物以百年易盡之身而易萬世莫滌之耻可哀也哉

六二顛頤拂經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陽剛者也然以上養下理之常也若求養於初則以上求下顛倒而違於常理矣相應則相養也若求養於上則非其正應故往必不與而得凶也蓋一則於理有所不可一則於勢有所不行故皆不能有所濟矣

以上求下如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是也又有求賄求金春秋皆書以譏之正顛頤拂經之義也

求養於初僅拂常耳求養於上則上非初之比其氣高矣是必取羞而無益程傳曰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

程傳曰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反下求於初故為顛頤

象曰六二征凶

六二有所往以求養乎初上而皆得凶者以初上皆非其應與既無骨肉之親又無相知之素所求失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

六三陰柔不中正所處動極不足於德者也惟其德有不足故不能以道御情而反以身徇物溺口體之奉而失其飲食之節縱耳目之欲而悖乎養生之道拂頤之象也占者如是雖其聲色臭味之欲乃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不能無者本無不正也然縱肆之極寧能免於凶乎吾見養小者失大縱欲者傷生終必陷於死亡十年勿用而無所利也

唐明皇一食費中人十家之產其後因祿山之亂播遷至於食蕪青根父老進一飯諸皇孫爭以手掬之須臾而盡可謂拂頤之凶矣

胡文定公曰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

六三十年勿用而凶之極若以陰柔不中正而處動極大悖養生之道也

六四鎮頤吉

六四君上責專養人者也但陰柔無才不能養人猶幸初九陽剛而已以柔順得正應之能任初九之賢而賴其養以施於下夫居上而求養於下固云鎮矣然天下無失所之民而在已亦免尸位之誚故雖鎮而吉然任賢之道不可苟也殆必忘勢分而盈已以下之又當勿貳其心而下之也專有如虎之下視耽耽可也必資其謀猷而虛心以求之又當勿倦于勤而求之也繼有如虎之其欲逐逐可也如此則賢者得以行其道在已則以塞其責何咎之有

參義曰下賴上之養則不可以求上賴下之養則不可以不
求

不論恩自己出只要澤及天下故鎮頤吉

下而專則表裏如一求而繼則始終如一

象曰鎮頤之吉

六四鎮頤而得吉者蓋大臣以用人為職功業之成豈必斬出
於吾身哉惟能用賢以養民則彼之惠即吾之惠德施光被而
無方矣此所謂吉也

觀子厚梓人傳則上施光之義可識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

六五陰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夫以君養民其常分也今

以養民之責而付之在下之賢則拂其分之常矣然在已不能
養人而資賢者以養人亦正道也

以驕怠而失之則已不勞而有博施濟眾之澤不亦吉乎若欲

自濟天下之事不求得人以理之則行險而力不勝矣可乎哉

養賢以及萬民五與四得之矣五主天下者四相天下者其

道同居貞吉不可涉大川是一正一反不必說開去上九利

涉大川者陽剛在上也六五不利涉大川者陰柔不正也

涉川觀程傳及朱子毛氏小註皆作濟難處變說唯蒙引以

涉川為自用有涉險之象其說為長

朱子曰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

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

其下雖不免於鎮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

雲峯曰二與四言鎮頤者皆在初之上而反求養於初也五

與二皆言拂經者二五相應經也今則二拂五而求養於初
五拂二而求養於上也五獨不言頤者由豫在九四故五獨
不言豫由頤在上九故五獨不曰頤也然彼貞疾而此居貞
吉者彼在豫之時以柔乘剛此在頤之時以柔乘剛也六二
亦拂頤而彼曰凶此曰吉者何也下三爻動皆凶上三爻靜
皆吉故曰征凶動而凶也曰居貞吉靜而吉也

象曰居貞之吉

所謂居貞之吉者蓋由其虚心屈己任上九之賢以為養也此
所謂居貞也此所以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

立天下之養者在君代人君之養者在臣六五賴上九之養以
養人則是天下之物皆由上九以養饑者由以食也寒者由以
衣也老者少者由以安且懷也位高任重如此寧可以易
哉殆必慮負荷之難堪恐付託之不效戰兢在念不遑寧處凡
可以尊主庇民者無所不竭其思則上不孤君之托下不失民
之望吉矣然以陽剛在上陽剛則才既能為在上則勢又得為
以之濟天下之艱援天下之溺亦何不利之有

利涉大川即由頤之事由頤且自其責任言利涉大川則推
本其德而壯之也

周公以叔父位冢宰天下之未化禮樂之未興一沐三握髮
一食三吐哺以待天下之賢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
坐以待旦然後能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則由頤厲吉亦舉其
身有者以教人與

象曰由頤厲吉

上九由頤厲吉則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矣不亦大有慶乎、

慶屬上九不屬天下有慶猶云甚可喜也

頤之六爻陽剛則有以自養其在在上者又可推以養人若陰柔則資養於人其甚者并失其所資矣六三是也

大過棟撓

兌上巽下伏羲名之為大過者蓋此卦四陽居中過盛以時言之盛極將衰時失乎中也以勢言之此重彼輕勢失其平也夫有非常之變必有非常之事矣故為大過文王繫辭以為當大過之時所經理者天下之大事所謂圖維者天下之大功顧此卦體上下二陰才力委靡何以堪之故有棟撓之象然天下無不不為之事時人無能為之才耳又觀此卦剛過而中巽而悅行則有可行之道矣故往以濟時之過必能通其時之變反其勢之平整頤天下於一新維持世道於無弊而得亨也

四陽若不聚居於中但一畫散居則不成大過矣

大過棟撓是以成卦之象言之而於剛過而中巽而悅行利有攸往乃亨是又從卦中取出好處說乃救過之道也

大過與豐不同豐是方盛大過則盛已極而復衰矣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是君臣不急救正之也剛過而中巽而悅行是據其才可救正之也无才可尚宜自勵而况有才不自用哉周平王使有志於復父讎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豈有春秋宋高宗使不改中興之心則將相收功於十年之間而中原可復有才不用伊誰之愆然平王真箇是本末弱者高宗則為奸賊所賣不止弱而已也看彖辭有及今尚可為之

意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卦名大過者於卦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言之四陽居中過盛大者過也是其所遇者非常之時而所任者非常之事所履者非常之勢而所畜者非常之功故曰大過文王繫辭曰棟撓者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言之初上二陰才力委靡不足以任天下之重本末皆弱也故曰棟撓夫本末皆弱似不能濟時之過又謂利有攸往亨者亦以卦體陽剛雖為過盛而二五各居卦中則是有蓋世之英含之而不盡發有絕人之銳蓄之而不盡施而不過矣卦德有巽之巽而行以兌之說則是思慮精審而又處之以從容綜理微密而又行之以和緩亦過而不過矣有是之生而齊時之過必能善通其變而不激其敗此所以亨也夫當大過之時為過人之事誠非有大過人之才焉則必為常情所制縛常理所拘牽安能深入於至神之中超出於故習之外而脫然有濟乎大過之時大矣哉

棟撓者二陰之弱實陽之過也當此者須過而不過乃可本卦大過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皆是不過之義故利而亨以此味之則下文所謂大過人之材不必指此二句矣大過本是不好字但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則是當大過者也亦主處時之變者言故堯舜之禪授因其子之不肖而過於斷也湯武之放伐因其君之無道民之不堪而過於勇也此非常道萬不得已而後為之者也

大過只是過於常也大字更重夫過已為人所異者况大過乎故先儒以為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為大過然非聖人

也

遜世無悶更難故論語以不知不愠為君子之成德中庸亦謂唯聖者能之而乾之初九遜世無悶亦謂是乾之聖人也

初六藉用白茅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初六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夫陰柔固慎居巽下尤能慎者則是小謹密而事事周悉言雖寡尤矣而尤謹於言常恐其招尤行雖寡悔矣而尤慎於行常恐其致悔有如物之錯諸地固已安矣而又藉之藉之可矣而又用之以白茅焉占者如是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矣何咎之有

象曰藉用白茅

初六藉用白茅而過於畏慎者以陰柔居巽下也陰柔固慎居

巽下慎之至也

九二枯楊生梯

九二陽過之始而比初陰借彼之柔以濟己之剛猶可以立天下之事以物而取象猶楊雖枯矣而猶生梯榮於下則生於上矣以人而取象猶夫雖老矣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占者如是則可以立天下之事成天下之功不至於棟撓而凶矣何不利之有

陽過之始而比初陰如老父之得才子而足以幹家之蠱庸君之得賢臣而有以振國之衰餘可以類推

又如人家一主翁以太剛治家得一內人時導之以寬厚則家眾亦不至離心而利矣在官亦然一長官用法太嚴得一佐貳輔之以寬厚則在下無怨叛者矣其不利乎

參義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
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夫此
但以爻之上下為老幼也斯得之藍田呂氏云呂氏之說見
九五本義下

象曰老夫女妻

九二謂之老夫得其女妻者言其過時之陽而得初陰以相與
也剛過而柔以濟之天下事猶足以有為也

九三棟撓凶

九三以剛居剛過乎剛者也以是濟時之過則行乖事理動拂
人情非唯不足以成事而反足以敗事有棟撓之象占者如是
吾見太剛則折矣

大凡過剛之人氣象偏急輿動操暴用人而不得其心處事
而不得其理與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者不同矣能不慎乎

象曰棟撓之凶

九三謂之棟撓之凶者言其過剛則折不可以有輔也

不可以有輔非言其剛復自用不可以得人之輔也言其棟
方撓輔植不起也大廈將傾非一本所維

九四棟隆吉

九四大臣之任有棟之象然剛而不過則德足以勝其任投之
至大而不憂任之至重而無難棟之隆起者也占者如是則大
過以濟大功以成上不孤君之托下不負民之望何吉如之然
而下應初六故又戒之謂立事以剛為主過剛則濟之以柔可
也今剛柔適可若求彼之柔以濟之則反過於柔隆者轉而撓
矣不亦可蓋乎蓋天下事任已之是或足以成功資非其人反

足以敗事君子所宜戒也

象曰棟隆之吉

九四棟隆之吉夫棟之隆則不撓乎下矣才之隆則剛柔相濟豈至於太剛則折哉

不撓正貼隆字隆則高立不墮故曰不撓乎下也不必用程傳不下係於初之義亦自可隆於上則不撓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

九五陽過之極在巳既過於剛又比過極之陰所應又過於柔夫過剛固不可也既而資非其人而過於柔則亦胥失之矣何足以成功哉故於物而取象猶枯楊生華無益於枯也以人而取象猶老婦得其士夫不能成生育之功也占者如是則无咎亦無譽矣蓋雖未必處至於敗事亦終不足以成事也如君已大明而其臣又暗父已大壯而其子益弱尚何譽之

有其曰無咎者明非巳之致也時也運也遇也安得獨咎之

象曰枯楊生華

枯楊生華速其死矣何可久也老婦得其士夫非男女之正婚姻之時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

上六處過極之地則當國步多艱之秋主憂臣辱之際不能成天下之事而死天下之事者也有過涉滅頂之象占者於事雖凶然孤忠可壯大節不虧其所摧敗猶足暴白於天下也何咎之有

象曰過涉之凶

上六過涉之凶則事雖不成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於心事固

無愧矣不可咎也

主事言則曰凶主理言則曰无咎可以勸忠義矣此聖人之情也象傳過涉之凶不可咎也義益精意益切矣

君子學易趨吉避凶然凶亦有不當避大過之上六是也張巡顏真卿文天祥謝枋得之徒得此義矣

詳觀大過卦爻大槩一於過便不好但過而不過者便好如卦名大過一於過故棟撓若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過而不過斯利往而亨矣如初六過於畏慎故无咎九二陽雖過而有柔以濟之故無不利九三以剛居剛則一於過矣故凶九四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棟隆而吉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則一於過矣故無譽惟上六之過涉而於義为无咎乃殺身成仁之事又何過之有哉蓋不以成敗論也然此文王周公之辭大槩皆以常道論之至於孔子大過之時大矣哉一句則又是可與權者之事所謂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要非聖人不能也至是則天下之理只大過一卦亦足以盡之而無餘矣

習坎有孚維心亨

伏羲名其卦為習坎者何哉蓋以上體三爻言之偶奇而偶是固坎也以下體三爻言之偶奇而偶是亦坎也上下皆坎有重險之義故為習坎文王繫辭以為卦體二五中實為有孚之象占者身在險中苟能安於義命而誠心以處之不萌行險僥倖之私則中有所主利害不能為之驚禍福不能為之動而豁然亨通矣由是而往則揆事之權既素定於內濟變之方又徐蓄於外可以易危為安變險為夷而有可尚之功矣

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陽陷陰中謂水在坎中也水在坎中便是中實既是中實則自水體之外皆為虛矣故曰外虛而中實

凡水之行必有受處受之者虛而水實其中故曰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

中實似只為有孚之象而兼心亨者蓋人惟中無定主則心便虛了虛則得喪能搖之禍福能怵之而心不亨矣所以中實為兼有孚心亨之象

大抵當險難之時中有定主內有成筭不束手無策此便是內有誠信乃有孚也如寇準之禦契丹謝安之禦苻堅自是中有定主內有成筭故能不沮不屈飲酒圍碁視之若無事

而百萬戰而所審察之皆在敵若陳堯叟諸人便懼怕了心者萬戰之本心下無事方能制事變若方寸自亂則先打倒了安能有為而出險

三坎三離二卦即太極圖之☵也夫天地之所以造化萬類陰陽二者而已矣水太陰也陰根陽故坎水體陽而用陰火

太陽也陽根陰故離火體陰而用陽凡陰皆水凡陽皆火金者陰之稗木者陽之稗亦水火耳故上經首乾坤而二儀之體立終坎離而二儀之用行諸先儒之說或未暇及也先天

圖說亦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其即此之謂乎水火既為陰陽則所該者滿矣若☵即坎離則☵內陽外陰宜為坎矣今乃為陰靜☾內陰外陽宜為離矣今乃為陽動何也曰不可以此三條當此三畫也圖之陰靜兩條黑者

陰也離也其中白條者陰之根乎陽也圖之陽動兩條白者

陽也坎也其中黑條者陽之根於陰也不可泥於畫也只於陰陽上分水火之象也若卦則坎本皆陰而陽主之亦如陽動之根乎陰也離本皆陽而陰主之亦如陰靜之根乎陽也無不符合之理蓋在圖之內畫即卦之外畫亦巧乎哉

彖曰習坎重險也

卦名為習坎者何哉蓋坎者險也上下皆坎是為重險故名其卦為習坎也卦辭所謂有孚者蓋以此卦陽陷陰中外虛中實水之象也水之流也足於此而通於彼行之有漸未嘗泛濫而旁溢焉夫水流乃水之行乎坎中即行險也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水流萬古此不流則萬古此不盈往過來續確有定期何嘗失其信乎此可見有孚矣所謂維心亨者蓋卦體二五以剛而居中則是天德之剛卓立於內不為私意之所撓也所謂心亨者以此又謂行有尚者蓋維心亨則能消觀乎時變孰察乎事機往以濟險必能出乎險而有功也又以險道之大而極言之天有險也高而不可升是也地有險也山川丘陵是也人有險也王公設山河城池之險以守其國是也天地人各有其險如此險之時用大矣哉

水流二句純是以水言就見得有孚之象本義云內實而行有常者正是做那水流不盈行險不失其信模樣說出人之有孚處耳

內實而行有常以處險言便是中有定主而終不妄動之意水流行險是行字意不盈與不失其信是有常字意而本義必冠以內實者本卦辭有孚之義則須用內實以襯貼之也此朱子解經之周密處

王公設險不必兼甲兵紀綱法度言而其意亦自該之矣
王以天子言以幾甸為國也公以諸侯言以境內為國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

坎為水上下皆坎則是水洊至習坎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德行
者得於心而見於事者也德行不常則理不熟於身心或有時
而放失故必日新又新而加顧諟之功孜孜乎孰行之不怠也
則所以治已者熟而安之矣。敎事者推諸已以治諸人者也。敎
事不常則理不熟於聞見或有時而遺忘故必勞來匡直而致
丁寧之意諄諄乎敎思之無窮也。則所以治人者熟而安之。
常德行習敎事即學之不厭誨人不倦也不必說向濟險去

初六習坎

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大陰柔則無能濟之才居重險之下
其勢又不能自出是為已在習坎之中而又入於坎中之象也

陷益深焉如此則險中之險再無可出之理矣凶何如哉

大凡入坎者猶有可濟之理入于坎窞則終不可出矣

象曰習坎入坎

初六習坎而入於坎窞者以其陰柔才弱失其處險之道是以
陷於險而凶也

九二坎有險

九二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則是在坎而有險也然剛而得中
才足自衛動不失宜故雖未能出險而其在險之中亦未見甚
病也然則九二非才德之不足乃時運之未亨可為之憫而不
足為之病也

坎有險坎字只跟卦名而言不必以坎為險有險為重險在

險中僅可免危亡耳故云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

九二求小得者以其尚未出險之中所得者小也若出險則為大得矣

六三來之坎坎

六三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才德不足時事多艱故其來而退也固不免於險往而進也亦不免於險往而險焉是前固險也來而險焉是後又枕乎險也前後皆險進退維谷吾見其坎日甚將入于坎之窞而不能復出矣占者得此凡事皆當退止不可用也

象曰來之坎坎

六三來之坎坎則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終無濟險之功也

六四樽酒簋

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大臣之近君者也而在險之時則有艱阻而不得相遇者故六四之事君不必拘拘於儀文之末節也唯盡夫一念之忠誠以為感格之本且轉移之妙寓於獻納之時而凡因其明通其蔽者無所不用其情也故有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之象占者如是則始雖艱阻若不相遇也終必明良相逢上下戮力以之濟險而險斯夷矣何咎之有

在險之時君臣艱阻不得相遇如張良以腹心大臣而不能回高帝戚姬如意之寵左師觸龍以親信之臣而不能勸太后長安君為質之行是也

樽酒簋只是簡意貳用缶只是誠意一串象約而言之只是用誠心而不計禮文也

蒙引云六四在險之時與五剛柔相際其相得當倍於恒情故只用薄禮益以誠心云竊疑此說恐未通蓋既相得倍於恒情則可以直遂其所求矣猶用誠意委曲以相求何耶本義云始雖限阻終則无咎何也

按此爻是在艱阻之時而不可以直遂用此道也唐陸贄之於德宗近之

象曰樽酒簋二

六四於君臣但用薄禮益以誠心何也蓋在險之時君賴臣以濟其業臣倚君以效其忠勢迫而相求事危而相依此所以兩忘於形迹之外而不相求全責備也

人情無事則心縱而上下之情謀之而不入有事則心憂而上下之情不謀而自通故以拒諫之德宗當危難時尚勉從陸贄之言及稍定則殿斥之命下矣

九五坎不盈

九五猶在坎中則是天地拆缺之餘猶未整頓人極頹巔之際猶未維持如坎水在中猶未盈而出也然陽剛中正則有能為之才居尊位則有可為之勢而時亦將出矣故終能闢乾坤於再造扶人紀於不墜如坎必祗於平焉占者如是吾分已盡吾責已塞何咎之有

坎不盈猶未平也將來必至於平大凡坎險之地盈則平矣平則是平地而非坎矣故不盈猶是坎

象曰坎不盈

九五謂之坎不盈者言猶在險中雖有中德而未得以大其設施也蓋德在我而時有不在我者五之不盈非德之病乃時之

災也

雖說中德未大到底得此中德能出險則終亦大矣少康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孰謂坎不可平

上六係用徽纆

上六以陰柔居險極則是以委靡不振之才而當危急存亡之秋其陷益深終於敗亡而已其象猶拘係之以徽纆而又寘之叢棘三年不得脫也占者如是凶莫大為

如棊者馬砲車俱及將軍再無生路也如晉人伐吳吳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其截江鐵鎖及拒舟鐵錐又為王濬所砍杜預等又破殺其將遂乘破竹之勢徑造建業而吳亡矣又如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而又

有內變發乎蕭牆之內尚能國乎

漢代德明曰三股曰微兩股曰纆皆索名

東周君漢更始如此爻

象曰上六失道

上六以陰柔之才失濟險之道故凶而至於三歲也

初上二爻陷坎最甚象傳皆以失道咎之聖人不以天運為適然而必責以人事之當然人之處險其可徒諉諸天哉

離利貞亨

伏羲名其卦為離者蓋離者麗也一陽麗於二陰之間此卦上下皆離故離之名不易焉文王繫辭以為孤立固難有濟而我仇亦反有疾故凡附麗於人者殆必決擇所從而不托身於非所慎重所與而不昵比於匪人得正如此則在己無苟合之羞而終身有足賴之地矣不亦亨乎然勁悍非所以處人英氣

足以害事故凡附麗於人者又必謙以持已不剛愎以自用
以處人不簡亢以自高畜牝牛如此則猜疑無易生之隙而情
好有日密之休矣不亦吉乎

隆山曰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
居六十四卦之中元有深意蓋坎離之卦為天地心天地造
化之本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為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為日
坎為水而司寒離為火而司暑坎為月而司夜離為日而司
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遷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於
此哉

體陰而用陽按邵子漁樵問答曰敢問火善灼物何必待薪
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

為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以此言觀則體用之分了然

物之所麗貴乎得正如臣之委質於其君士之托交於其友

皆要得正孔子見行可之仕遽伯玉終身之交麗之正者也
以至一事一物之間在在各有所麗俱要得所處之正
此柔順非務軟弱所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也英氣甚害事圯橋取履正以挫子房少年英銳之氣黃叔
度汪汪千頃陂幾為顏之匹亦以圭角渾然也明道平安石
之忿伊川激子瞻之怒人以為何如

彖曰離麗也

卦名為離者取其麗之義也蓋天下之物莫不有所麗仰觀乎
天日月則成象於上而麗乎天其光精體魄未有不依天而成
其明也俯察乎地百穀草木則成形於下而麗乎土其根幹枝
葉未有不由地而遂其生也以人言之君以君之明德而麗乎

君之正位而明明之在上臣以臣之明德而麗乎臣之正位而
 穆穆之在下君臣同其明所麗一於正由是以我之昭昭啓人
 之昏昏天下雖大皆化之而成文明之俗矣天地人皆有所麗
 如此離之義寧不從可見哉卦辭所謂利貞亨畜牝牛吉者於
 卦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觀之二五之柔麗乎中而得其正則是
 性諸天者有慈祥愷悌之德而施諸用也又無委靡異懦之偏
 唯其中正則有利貞之義焉故必利貞而後可以得亨也唯其
 柔也則有畜牝牛之義焉故畜牝牛則吉也

天之精華見於日月星辰地之精華見於百穀草木天地二
 氣所鍾人物其精華之盛者尤在於明賢即所謂人文也故
 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民乎

象曰明兩作離

離之象為明此卦上下皆離則是重明繼作日以復日重離之
 象也大人體之以為吾身之德本無不明但明之功不繼則有
 時而昏矣故必自昭明德日新又新自一身以達於庶政自初
 嗣服以至於耆耄皆必純乎天理之光明而無一毫人欲之蔽
 由是炳而為禮樂煥而為文章輝光被乎四表而無遠弗_屆
 繼明只是緝熙大人繼明則四方自照非是繼明使之照四
 方也克明峻德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矣

初九履錯然

初九以剛明之才而處於下非其所安也吾知心急於上進而
 不虞其可進有步履錯然而不安詳之象占者值此當知其進
 固無妨急則不可必持之以慎重之心而需之以有孚之道

初九履錯然

卷之三

十三

六

之如此則無躁進失身之咎矣

象曰履錯之敬

履錯然則有咎矣處之以敬正所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柔麗乎中而得其正則是自一身而措之萬事皆合乎義理之當然而無太過不及之差黃離之象也占者如是則百順併集萬福攸同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大善之吉也

註中柔字輕黃離元吉泛就人事言不必指人臣

象曰黃離元吉

黃為中之色離為麗之義六二有黃離之象而得元吉者以

九三處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為日昃之離乃盛極將衰之時也占者值此要必達夫自然之數而處以泰然之心可也若不

鼓缶而歌安常以自樂惟戚戚為大耋之嗟則憂無益於事適以自速其斃矣凶其可免乎

此條宜實說生死亦是一大事若其他盛衰則君子當有興衰起廢之道不宜安樂以聽其自敗也如屯則有亨屯之法否則有傾否之方既濟則有預防之術何嘗只教之鼓缶而歌乎

缶常用之器蓋甌碗之類缶不如瑟蓋不知音者亦可能也相如請秦王擊缶亦以抑之不曰鼓琴鼓瑟鼓鍾而曰鼓缶豈非以缶為近而常用者乎

詩曰今者不樂逝者其羞即鼓缶而歌之意也

庸齋曰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賴

絲竹陶寫是也大耄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恤

遠朝不謀夕是也

佛家專欲了死生一關故臨死而不亂君子歿壽不貳死生

只作等閑看但得正而斃斯已矣故臨死亦不亂鼓缶而歌

雖能知命猶是怕死者未是實學

象曰日昃之離

九三謂日昃之離則盛極將衰矣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

九四後明將繼之時適當事任之初動而以順行可也顧乃以

剛迫之極前視而一掃任已意而驟行是突如其來如也如是

則激發而生必格擊而不禍至於焚如死如棄如矣

秦政一夷六國蕩滅百王之法項籍殺子嬰裂封諸侯

獨為伯王不旋踵族亡於揭竿之夫身斃於垓下之劍可戒

象曰突如其來如

九四突如其來如則下激人怨上干天和必至於焚死棄矣何

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

六五以陰居尊柔麗乎中是存心猶為近道者然不得其正而

迫於上下之二陽則所為未免於失當而權臣又為所制縛故

可憂也占者誠能出涕沱若戚嗟若心戰於內而悲動于容慮

竦于中而憂形於色戒懼之至如此則思危可以苟安慮深可

易經卷之三

卷之三

三六

陳鼎

以獲全時勢以回權奸自消而保王公之位矣吉

出涕沱若戚嗟若一串讀總是憂懼之象所謂其亡其亡係于苞桑

象曰六五之吉

六五之吉者蓋能憂懼之至則中正之道得跋扈之患消而常麗乎王公之位矣此所謂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

上九以剛而居離體之上剛明及遠者也故王者用以出征吾知剛焉及遠則威以震而有戰勝攻克之功元惡就誅而巨魁授首者也明焉及遠則刑不濫而無禽獮草雉之慘小醜不聞而脅從罔治也夫威以震則不流於姑息而人有懲創之心不濫則不病於傷恩而人有感慕之志何咎之有

有嘉折首有嘉全在折首上兵事但得折首便是有功不以獲醜為尚也故胤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見折首之為有嘉而朱子所以定此為句也

象曰王用出征

王用出征非得已也寇賊奸宄擾我邦國故出征以正之也

上經首乾坤陰陽之交易也終坎離陰陽之變易也坎水陰艱陽離火陽根陰也乾坤立兩儀之體坎離行兩儀之用易總是一箇陰陽總是一箇變易也約而言之以太極而已故曰易有太極

邵子曰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既未濟而泰否為上經之中咸恒為下經之首

皆言乎其用也又曰諸卦不生於乾坤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乾坤起於奇偶奇偶生自太極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

新刊松莊蔡先生易經聚正下經卷之四

閩晉江蔡元偉 編輯

甌寧張 袞 校正

建安李 培 重訂

周易下經

咸亨利貞取女吉

兌上艮下之卦伏羲名之曰咸者蓋以兌說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咸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據卦體卦德卦象而觀之皆有感之義也故名其卦為咸文王係辭有見夫卦體卦德卦象之得其正也故因以著占謂占者得此則有感斯應志同而人无不與道協而行无不通是得亨矣然所以得亨者

以其正也是必其合也以天而不流於苟合其感也以道而不
出於私感如是而正乃可以得亨也如取女亦所感之一事也
取女而能以正則无永終之敝而夫婦之道可久无女壯之嫌
而内助之功可成吉矣取女必以正而吉則其餘可知苟不以
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建安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
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男先下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
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
為象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重者
不有損益乎曰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
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

首咸也

大抵卦體卦德卦象三段意皆歸於咸之一字内而所謂亨
利貞取女吉義皆從此而出故本義以卦體卦德卦象什卦
名卦辭也至彖傳乃獨以厲之卦辭者非固不同也蓋辭所
以闡卦之蘊言之於辭則卦可見矣

感字就帶箇應字通則感應之通也應隨感而至通由應而
得此以其正者言不正則有不應不通者矣卦體卦德卦象
皆感之義而正在其中亨吉者以正相感自然之符驗也利
貞則為占者致丁寧耳亨者行之順吉者事之有終也取女
吉舉感之最切者言

彖傳曰咸感也本義曰咸交感也又曰交相感應三句當辯
別得明程傳曰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
復有應自其有動為感感也自其應復為感亦感也故曰咸

感也有動為感此感彼也應復為感彼感此也故曰交感也
有動皆有感感必有應此感而彼應也所應復為感感復有
應彼感而此應也故曰交相感應四字只是兩字兩字只是
一字

彖曰咸感也

伏羲名其卦為咸者蓋一則獨立二則有對有對斯有感有感
斯有應或出於情之相屬或出於勢之相須有不得以不然者
是咸有交感之義也故名卦為咸

建安丘氏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
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咸故感去心而為咸咸皆
也唯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

柔

上而剛下

文王係辭曰亨利貞取女吉者蓋以卦體觀之兌柔在上艮剛
在下柔上剛下則柔交乎剛而陽不至於亢剛交乎柔而陰不
至於伏卦德艮止兌說則此之感也專一而不他而彼之應也
樂從而切至卦象艮為少男兌為少女以男下女得男女之正
二少相與又得婚姻之時是三者皆感之得其正也正則亨而
吉矣是以其辭曰亨利貞取女吉也又以感通之理而極言之
彼其二氣流行而冲漠之中有陶鎔之妙五行順布而淵默之
表有鼓舞之機天地之感萬物也則和氣所透萬有皆春氣化
者暢其氣形化者流其形萬物於是乎化生矣至德淵微足以
發天下之志理義先得足以契同然之天聖人之感人心也則
神化所孚衆情皆洽躁心釋而優柔欲心泯而平中天下於是

乎和平矣夫天地感者感也萬物化生則感而通矣聖人感人心者感也天下和平則感而通矣即此感通之理而觀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蓋在天地有天地之感通在萬物有萬物之感通无一物而无感者亦无有感而不通者此自然之機而相生之本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二氣感應以相與以氣言感通之理也止而說以情言感通之理也男下女以形言感通之理也二氣說得廣通指造化人物止而悅男下女專以人言柔上剛下止而說泛說剛柔感應也男下女則專就男女之感應言

天地感與聖人感人心感字內該有應字意蓋感與應對若單言感則應在其中有感有應則通矣通即卦辭亨字意不可就犯應字當通字如父慈而子孝此感而應也而家廷之間自有一段和順熙寧處此便是通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只說天地萬物皆有感通只感通處便是情非謂天地萬物之情隱而難見因感通而後見也天地萬物之情說得廣不專指上文而上文皆在其中程子遊西湖坐石壇上少頃脚踏處温舉起曰便見天地升降道理漢武帝未央殿前无故自鳴三日三夜問東方朔朔對曰銅者土之子也以類求之子母感而相應山恐有崩者故鍾先鳴此可見天地萬物之情各以類相感而不能自己也

象曰山上有澤

山上有澤澤以潤而感乎山山以虛而受其感感之象也其在君子則有受感之道焉蓋心者感之主也心有不虛則先入者

為主而感通之機窒矣其何以受人哉君子之心寂然而不動廓然而大公无將迎无内外於九物之感也聽其自來而順以應之以言感者納其言而酌其是非以事感者承其事而裁其可否安有一之不受哉

程傳曰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以虚受人水鑑无私之理也天地以虚為德人心自天地之虚中來所謂本然之天純一不雜非心无所住也能虚乃見其能受所謂虚靈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所感其應甚速也

受人無善惡說或謂只就善一邊說夫感在人而應在我在人者安保其必正自然有善有惡有順有逆若有受善而不受惡之念先橫於中則心已不虛又安能別其孰善孰惡哉如明鑑之空何嘗專照妍者而不照醜者且如居官聽訟其誣善而无情者居多只靠吾心之虚受而已何嘗先有逆詐億不信之心而不之受耶至於從善去惡又却在受字後面事

初六咸其拇

咸以人身取象初六居卦之下當拇之處則是孤寒之士踈遠之臣勢分之接於上者既无相親之便情意之投於上者又无相得之素感之尚淺咸拇之象也唯其感之尚淺欲進未能而榮辱有所不及矣故无吉凶之占

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蓋初雖未遂其進而亦未

涉乎害也九吉凶悔吝生乎動故禍或為福所倚福或為禍所伏商山四皓曰駟馬高蓋其憂甚大進未必皆吉也故同人之上九以无同也而得无悔大有之初九以无交害也而得匪咎

相與以有為必其情意之交孚故感道以深為尚然感之深又必得其正不正則深於感者反貽其累又不若世隔情踈之為愈也

賈誼對文帝流涕太息陳東歐陽澈上書乞留李綱咸其拇也

本義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曰宜靜無心之感感之正也曰不宜動有心之感感之不正者此一關節最大咸之為道在靜而應動如初如二如三如四則失之動如五則又膠於靜不能動故曰物來而順應靜亦靜動亦靜

象曰咸其拇

初六雖咸其拇而不得進然其志已動而欲進矣蓋初六當感之時不能遂其感者勢也所欲感者心也

六二咸其腓

咸以人身取象初當拇則二當腓腓在人身隨足而動二當其處有其象矣而復以六之陰柔居之則是事未至而心先動物未來而意先迎妄動躁進而不能固守者也咸其腓之象占者如是則敗名喪節招尤取羞而凶矣然有中正之德則心雖躁而心本无邪故能覺其妄動之非而反之以居其所者能居其所則名節可全羞尤可免且得夫進退之宜不亦吉乎居其所對腓言乃動之不妄者非不動也

象曰雖凶居吉

六二雖凶矣而居吉者蓋其有中正之順德故能勝其氣質之偏歸於義理之正不至私感之害而吉也

順以德言不可貼居其所蓋順故能居其所是以吉也

九三咸其股

三居腓之上適當股之處是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所謂掘泥揚波而與世俱濁哺糟啜醢而與衆俱醉者也其象為咸其股而執其隨焉占者如是而往則敗名而喪節降志而辱身可蓋甚矣

執其隨者咸其股之義也當會其意不可分作兩截論

象曰咸其股

九三所謂咸其股者蓋下二爻陰柔其不處不足在九三陽剛之爻亦隨之而不處則與初二之蹠等耳大丈夫生世貴卓然自立而九三之志乃在於隨人則是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所執何其卑也

亦不處是惜之之詞所執下是鄙之之詞

亦不自失亦之善者也亦不處亦之不善者也

如王莽圖篡漢當時貢符獻瑞成群者固不足怪楊雄以當時名儒乃亦劇秦羨新甘為莽大夫朱全忠滅唐群下楊師厚劉知俊輩為之効力苟圖富貴固不足言其張文蔚薛貽矩輩素以文行著稱乃甘為逆賊佐命卒就唐六臣之誅高季迪鶴媒詩云嗟尔高絜非凡禽胡為徇食移此心

九四貞吉悔亡

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

感物當得其貞今九四必陽居陰為失其貞故因占設戒以為感應有自然之理理有得失則其效亦隨之誠能至虛以應天下之事至公以待天下之民予之奪之吾皆無所用心恩我怨我吾皆有所不恤正固如此則感應之理得矣吾見誠能動物公可服衆舉天下之大皆囿於和平之中孰肯弗率而自棄於聲教之外蓋感无不應无不廣也得吉而悔亡矣設若汲汲然營度於外皇皇焉計較于中望彼之應從而施我之感施我之感又欲得彼之應憧憧往來如此則感應之機失矣將見事物无窮心思有限所應者止於所思非所思者則不應也所從者止於其朋非其朋者則不從也吉何可得而悔胡可亡哉

味九四爻象大旨只是一正一反論蓋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反是悔亡者感無不通也朋從爾思反是此蓋王伯之辯也此爻辭關係最大而要分明是心學心法與耳

卦彖辭一般

憧憧猶是刺刺胥胥之意正韻曰不絕貌亦近之往來自不妨只不合憧憧耳

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故憧憧往來則朋從爾思而已明不能及遠也是以君子之道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所以能上下與天地同流節齋蔡氏曰四為心位不曰咸其心者感通之道如天地聖人无不感通者亦唯此理之公无係於物焉耳有心則拘矣故不言心

象曰貞吉悔亡

不正而感則有害是不正之感乃為感害也惟得其貞則吉而

悔亡矣何害之有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已於道爲暗昧爲
狹小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

九五當脢之處不能感物則是孤介獨立與世藐然无一相合
者也有咸其脢之象占者如是雖不能感物亦足以自保既无
咸腓之凶亦无執隨之吝何悔之有

巢由不屑於世老佛自空其心皆咸脢者脢既不能感乃曰
咸其脢者正以明其不能感也如同人于郊之例

象曰咸其脢

咸其脢而不能感物其志如此抑末矣蓋人處倫類之中君者
吾之所當事也友者吾之所當交也民者吾之所當治也舉宇
宙內事何者而非吾分內事乎始必一視同仁使萬物各得其
所則志乃大得也必欲絕人逃世則志亦狹矣

上六咸其輔

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陰則人品之卑也居說之終利
口也處咸之極務於入人也又兌爲口舌而上六適當其處是
其感人也專尚口舌而无誠實爲咸其輔頰舌之象其占凶咎
不言可知

舌動則輔頰而頰隨之三者相須用事皆所以言者儀秦之
徒縱橫百出以干時君希富貴孟子所謂妾婦之道者也

象曰咸其輔

感人之道貴出於誠上六咸其輔頰舌是其所以感人者但勝
其口說以感乎人夫豈有誠實之心哉

恒亨无咎

恒亨无咎

震上巽下之卦伏羲名之曰恒者蓋恒常久也此卦之體剛柔定上下之位此卦之象雷風合相與之勢固理之常也順理而動既見於二卦之德陰陽相應又具於卦爻之間亦理之常也常則可久矣故為恒文王係辭蓋謂人之行有不得動有不滅者多由不恒其德故也占者能恒吾見畜極有必通之勢守固有行利之機可以亨也固無頽復之厲亦無或承之羞咎可免矣然而恒者德之美也貞者恒之道也恒而不以貞則豈得以言恒哉又必守合乎中而不至於執一久得其正而不陷於異端夫然後道通天下而為公行之天下而皆利亨且无咎也否則恒非所恒守之者未必貴行之者何由利哉

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亦理之常也亦有有雷而无風有風而无雷者不盡然也但雷震則便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故為常理

二體六爻陰陽相應二體相應六爻亦相應分二項說非二體之六爻也

恒字內已有貞故能亨無咎利貞戒占之辭耳貞即恒利往即亨无咎楊墨之仁義老佛之道德何嘗不恒唯其不貞所以為異端

彖曰恒久也

卦名為恒者蓋恒之為義久也天地間非理之常者其能久哉卦體震剛在上巽柔在下定位之常而可久也卦象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化機之常而可久也卦德巽順震動為巽而動卦體二體六爻剛柔相應則又莫非常久之道者卦具有恒之義如此故名其卦為恒夫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

於其道而謂之恒也。若不正則久非其道而不得為恒矣。獨不
 觀之天地乎。天地之道覆載生成終无紀極。寒暑晝夜萬古常
 然。皆其理之所當然者。何不正之有人者。天地之心道即天地
 之道也。久非其道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恒之所以必利貞也。
 又曰。利有攸往者何也。蓋天下之理激動奮發之機。每生於伏
 入固閉之下。停畜鬱積之極。自然有搏擊磔裂之勢。或流行而
 為氣機專一之後。必繼之直遂翕聚之餘。必繼之發散。或發生
 而為人物體靜於內。則必用動於外。宴息於夜。則必有為於晝。
 是造化物理未有終而不始者。知終之必有始。則知利貞之必
 利有攸往矣。又以恒久之道而極言之。彼陰陽之精升降於宇
 宙者。日月也。日月麗天以成象。而照臨下土。萬古不磨。陰陽之

氣參於時。時者四時也。四時循序而更化。而通復相禪。亘古
 常新。聖人也。道本於身。至誠而无息。道施於政。悠久而无

將見薰蒸融液之余。自有潛孚默化之妙。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而天下化成矣。夫日月四時。此恒也。聖人此恒也。即恒久之道
 而觀之。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蓋大化渾淪。充塞而太極為
 之。綱維主宰。氣有參差。而理无不一。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不
 惟其聲色貌象。亘萬古而如斯。而其德性功用。歷萬古如一日。
 少有變易。則為怪異不常矣。此可見天地萬物皆有恒也。
 天地之道。就是正天地。自无不正也。天地以正不着力。
 又照久成。只以日月之照四時之成。言不可謂久。照萬物久
 成萬物。為此說者。是欲與天下化成相對。爾不知久成。又照
 與久於道相對。而天下化成。乃久於其道。自然之符驗也。此
 與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云天下服一例。

象曰雷風恒

雷風相與恒之象也君子人也識見精而趨向定志氣勵而操守堅卓立斯道之中久而彌篤不以怠而廢不以物而遷不以邪說而惑不以晚節而改如是則為君子之恒矣

立不易方止於至善而不遷也不可過不可及恰恰定理故曰方所謂中庸其至矣乎遵道而行非不立也半途而廢易之矣古人為學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初六浚恒

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居下則勢卑在初則交淺固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震體則好動而无常陽性則好高而不下接且又為二三所隔而未免有離間之

言是四應初之意有異于常而尤不可以深有所求也使明者處此以能審時度勢知其不可而不深求之矣而初之柔順不

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自叙故素而責其必酬欲盡忠款而望之太初浚恒如此非惟不塞所望而反逢彼之怒求榮反辱求親反疎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

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識者戒之賈誼未免此失矣

象曰浚恒之凶

所謂浚恒之凶者言其居恒之始而求四太深也過求於交淺之人厚望於情疎之士其取凶也必矣

九二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是所為之事已失其正矣宜有悔也然以其又中則是能因其失而改圖之處置得宜守而勿失故得亡其悔

也

以陽居陰不必說是所處非其位所遇非其時分明是所為有失後來補救得好耳蓋悔理自內出者如所處所遭非其時位於吾何悔如亞夫將兵致軍中夜驚先儒謂未是節制之兵此亦失常理而悔處然能靜以處之堅臥不起故卒定此亦又中亡悔之意

象曰九二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本有悔矣而能亡其悔何也蓋其居中能知所處之不正而又中以求正此悔所以亡也

此爻亦因中求正之意而曰又中者本恒卦言也

中以心言正以事言不正是事容有失其當者故有悔又中

翻傳曰中重故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

九三位得其正本有德者也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是其有所養而未熟有所克而未盡一旦遇富貴利達之人而心有所慕不能守其所素有者以終其身夫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大節一虧无所逃於天地之間人皆得以羞辱奉而進之矣占者得此苟正而不恒徒取羞耳

如漢之華歆本與邴原管寧齊名其後仕曹操遂甘為鷹犬至破殿壁出伏后而殺之今其惡名流穢千古何辱如之又如唐之臣曰張文蔚曰蘇循曰楊沙曰張策曰薛貽矩曰趙光逢其始也皆以名行重於當時及朱温篡唐或為勸進或為奉璽無不奔走於賊庭是雖竭東海之波莫雪其汗矣

九三位雖得正只是在正路上行非是正經有德者若有德雖未純亦不至於盡舉平生而棄之尹彥明一見黨人策問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此豈外物所能動

象曰不恒其德

九三不恒其德則得罪於名教見譏於清議辱之者衆矣何所容也

言无往而不得辱也如所謂國人皆賤之徧國中无與立談者之意

九四田无禽

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執偏見以為是守曲學以終身內之不足以理身外之不足以治人雖久亦徒久而已猶田於无禽

之地而終无所獲之象
宋人論王安石云非无見也而其見也偏非无學也而其學也固故不唯无益而反有害也

象曰久非其位

久非其位安可以得禽久非其道亦可見无益矣

此與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同意皆理在象中意在言外申爻辭之法當然耳

久非其位即久非其道但道就人事之理言而位以爻言耳

六五恒其德貞

六五以柔中而應九二之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故為恒其德貞之象然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也丈夫則當有果斷剛決之氣而不可以順從於人為恒故占者若婦人如此則得婦人之正而言若夫子如此則失陽剛之正而凶

六五被柔字累了若陽剛能正而固何等好

象曰婦人貞吉

所謂婦人貞吉者言婦人之道惟在於從夫以終其身也所謂必敬必戒无違夫子也若夫子則當果斷剛決以義專制若從婦人之道而一於順從則凶也

一指夫言非以一爲夫也蓋婦人於夫一而已矣故曰一醮於夫終身不改昔鄭厲公患祭仲專使祭仲之壻雍糾殺之祭仲之女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雍姬遂告祭仲殺雍糾亂之道也從婦者從婦人之道也非從婦人也從婦則剛柔易位矣此鷄司晨矣

上六振恒

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以陰

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則是樂紛華而惡安靜喜更革而厭循常有振恒之象占者如是將見險躁則不能理性輕浮適足以害事凶

振則非恒恒則不振謂之振恒正所以明其不能恒也猶咸其拇之意

象曰振恒在上

上六居恒之極而振恒則非唯不足以濟事而適以害事非惟不足以成身而且以禍其身矣大无功也

在上只是恒極則不常之意不必兼震終則過動說孔子釋經多是舉其一或舉其重者旁考之彖象傳中所釋者自見矣

秦皇漢武窮征遠討變亂紛更自以為不世之大功故立石
頌功德作寶鼎天馬之歌以自侈大也聖人于此斥之曰大
无功可為好大喜功者之苦藥

遯亨

艮下乾上之卦伏羲名之曰遯者蓋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
則小人有利合交之勢君子有可危之機當退避矣故為遯文
王係辭蓋謂當遯之時君子固不可以不遯而遯尤不可以不
果此卦之體九五當位下有六二之應似猶可以有為但二陰
浸長於下終不能遏小人之盛挽君子之衰其勢不可以不遯
也故占者誠能及時而遯則雖不得行其道於當時以佐天地
育萬物然卷而懷之於吾身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亦不害其為
安太是身雖退而道則亨也然此特為君子計耳若為小人者
其可以浸長之故而遂迫於君子哉蓋君子受害則天下國家
從之矣小人豈能獨免乎殆必存體國之心安在己之分盡包
承之道而利於守貞可也

遯亨謂當此時遯則好不遯則不好非為君子歆幸也剛當
位而應正是好遯之時非揆開之語若待小人有言而去則
雖遯亦不好了况又有不及遯者乎故九五謂之嘉遁

彖曰遯亨

所謂遯亨者蓋君子能遯則身雖窮而心與天地同其通行雖
塞而道與古合同其流自得亨也於卦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觀
之九五陽剛中正而下應六二柔順中正則是在己具有能為
之盛德又於小人類中得一君子與己合小人之禍未迫而君
子猶有容身之地正可得意於遠遯者時當遁而遁則是與時

行也何不亨之有若禍已迫則不能去雖得去而所損亦多矣
 安得亨乎小人利於貞者以二陰浸而長則是小人合交之勢
 必有害正之謀故因其未迫而戒之也君子處此其心固不欲
 縱之而使盛其力又不能遏之而使衰唯有遯耳然富貴每至
 於溺人去就實難乎中節昧于時勢者不知道戀乎祿位者不
 能遯非有先見之明克己之勇其能決去哉是處遯而亨者誠
 難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剛當位而應若猶可以有為然二陰浸長勢終難支了所以
 此時正好遁去

浸長二字最當細認朱子小註云如王允之於董卓謝安之
 於王敦皆是小人盛極而衰時節故制之易若是浸長時將
 何策以禦之只是退避聖人甚要人知幾

象曰天下有山

天下有山天高无窮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相去遼邈遁之象
 也君子體之於以遠小人也絕之已甚而使之无所容唯嚴
 於自持而使之不敢犯則地位峻絕而小人自遠矣是知天之
 高也非以遠山而山自不能以並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
 而小人自不能以近君子君子如天而小人如山乎

嚴字以律身之素言非因小人而嚴也故曰嚴者君子自守
 之常非專在容貌辭氣間也若只是容貌辭氣間嚴則小人
 之奸猾者固未易却恐適以取其侮

君子自守之常非法不道非禮不動然望之儼然聽其言也
 厲則小人自不麾而去矣看孟子處王驩如何

初六遯尾厲

處遯之道貴先而不貴後可速而不可緩初六當遯之時而居卦之下陰柔則暗昧而无早見之明居下則濡滯而无果決之志遁而在後可以速而不速如遯尾之象如此則小人之禍日迫而喪亡之幾將及矣危之道也占者值此當知遯而不早猶且有厲况可有所往乎唯晦處靜俟可免災耳

象曰遯尾之厲

初六遯尾之厲者是惟不知早遯而尚往耳如不往則何災之有

此與需九三敬慎不敗俱是引示吾人趨避之意

六二執之用

六二當遯之時乃小人害正之日也危言激論者未免誤觸世

則无所拂逆能隨時而遯之其必遯之志確不可易高爵不能

挽之而使返厚祿不能靡之而使晉亦猶固執以黄牛之革雖欲解之而不能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

象曰執用黄牛

六三執用黄牛者以有中順之德能固守其必遯之志不可榮以祿也

九三係遯

九三當遯之時下比二陰則危邦已不可入亂邦已不可居而彼乃戀戀家族依依祿位濡滯隱忍而不能去當遯而有所係之象以理言之則情欲之私有疵於盛德以勢言之則禍患之來常生於不忍有疾而且危厲也夫係戀之私恩特懷小人女子之道耳占者以係戀之道而畜臣妾則可以結其心得其力

而吉矣施之於遯豈為利哉

以係遯為疾者深病其當去而不能去似是個魔病然也有鄙薄之意有傷惜之之意

厲與凶有別厲只是危意危其將至於喪身敗家也凶則已喪身敗家矣

問傳言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

小人便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无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

象曰係遯之厲

九三係遯之厲者蓋當遯而係則志昏氣餒有疾而困憊也其致危也必矣畜臣妾吉者蓋此係戀之私恩特可以結臣妾之心若以施於出處去就之火節則不可也

有疾憊是借疾病之態以狀心疾也莫大於心疾而身疾次之

九四好遯

人之性質陰柔者每溺於所安中剛者不屈於物欲九四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則是以英毅果斷之資而不戀乎情愛利欲之誘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占而得此顧其人何如耳若夫君子則剛大之氣足以勝其情欲之私有所好而能絕之身雖退而道則亨矣吉若小人則必牽於所好而不能也

象曰君子好遯

惟君子則能好遯在小人則不能矣蓋常情每溺於所安而已私亦難以克去也

易經卷三

卷之四

七

周

九五嘉遯

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中正在我既有君子之德在彼又无不相容之意未見有可去之隙矣但九五見幾明決知將來之禍有孚于必潰之陰脫然引去以滅其迹是其遁也不先不後適中乎事機之會遯之嘉者也占者如是則去就之義潔矣何貞如之中傷之禍免矣何吉如之

嘉遯如俗云去得妙也若待小人有言而後去不為嘉矣初之尾三之係已不足言而二之執猶賴於守四之好猶必干絕獨五之遯為嘉也

象曰嘉遯貞吉

凡有苟容之志者則於遯必不能嘉也九五嘉遯貞吉以陽剛

中正能正其志不係累於私情不因循於利欲是以遯之嘉也

正志作推原說正志以心言嘉遯以事言
因是志不屈所以必遯達以行志遯以正志至於致命亦遂志君子之志何如哉

上九肥遯

明決不足者不能遯禍已切身與夫情有所係者不得遯上九以剛陽居卦外而无應陽剛則有明決之才居卦外則陰禍未及其身下无係應則又无所牽係是能見幾明決害未至而先已滅其迹鴻鳴鳳舉翛然於江湖萬里之遠者也故為肥遯之象占者如是吾見行高而志遠心逸而日休中傷之禍无自而及汚濁之世无自而染矣无不利

嘉遯如微子肥遯如伯夷太公嘉遯如張子房肥遯如商山四皓一是嘗在位而遁一是逸民

王氏湘卿曰遯以最深為美故四之好不如五之嘉
不如上之肥

象曰肥遯

所謂肥遯无不利者言其道之遠而處之裕坦然无所滯礙也
此所謂肥遯也此所以无不利也

雲峯胡氏曰三有所係則疾上无所疑故肥

平庵項氏曰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為不往為執革為係遯
上三爻乾也主於行故為好遯為嘉遯為肥遯也

大壯利貞

乾下震上之卦名之曰大壯者蓋以卦體四陽盛長則是陽德
方亨之候君子向盛之時大者壯也故名為大壯文王係辭以

為占大壯之卦者皆亨固不假言矣然君子之於小人其道有
邪正其勢則相為盛衰吾之所恃以正者非以其勢之盛乃以

其道之正也是必律身以道制事以義所以處乎壯者甚周所
以保乎壯者甚密如此則君子有自固之道而小人无可乘之
隙大壯者可以常壯矣大壯者因其勢之盛而為君子喜利貞
者慮其理之非而為君子謀也

漢上朱氏曰陽動於復長於臨交于泰至四而後壯泰不言
壯者陰陽敵也

楊氏曰姤者女之壯也大壯者陽之壯也陰陽之理迭為羸
壯女而壯者非女之所宜陽而壯者則為陽之常理

盛長者方亨之勢也故曰大壯若五陽之失其勢近滿純陽
之乾則陽勢已滿如既午之日既望之月皆不謂之壯矣人
三十曰壯亦是血氣方盛發而滿足之時

既足君子又何以教他貞蓋不獨行己之正若有些自直其
是而恃壯處便為不貞足以取敗慶曆之壯失於熙豐過於
踈也元祐之壯失於紹聖傷於激也踈與激皆足以媒禍利
貞之戒嚴哉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

卦名為大壯者蓋易之大分陽為大陰為小前乎此者陽浸長
而未盛後乎此者陽幾滿而將衰皆不得為大壯也此卦四陽
盛長是陽道方亨君子得志大者壯也以卦德言之乾剛震動
則是理之所當為而人之所不能為不敢為毅然以為之不屈
於私而撓於欲則才力既足以制縛乎陰小義理又足以屈服
乎群奸君子之勢豈有不盛所以壯也夫卦有大壯之義卦德
有敵愾之由故卦名為大壯辭曰利貞者蓋以陽之大者本無
理而觀之天地之情可見矣觀其高明而覆物博厚而載物无
容私於其間也陽一嘘而萬物生陰一吸而萬物成亦无容私
於其間也其正大也何如哉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大如此占此
大壯之卦者其可不利於貞乎

剛以動故壯壯字須說與大者壯也壯字合一說以大者壯
是卦體有大壯之勢剛以動故壯是卦德有大壯之理與上
文不相涉

大者正若云大者却要正必須添字恐非聖人本意只當云
大者自然正故曰大者正也

正大二字一意總是无私曲不必分亦如見一人立心制行
近乎道者則稱之曰此人甚正大蓋正則自大私則自小也

象曰雷在天上

雷在天上烈烈其聲赫赫其威肅群聽而起群蟄其勢何壯哉故為大壯之象君子體之以志帥氣以道御情凡出於已私而不合於天理之正者克去必決不復見之於身則天德之剛常伸於萬物之上而无所屈矣何壯如之

先儒曰顏子可謂大勇矣又曰莫勇於顏子以其能克已也此與自強不息之君子生熟之分耳克已熟便死已可克矣故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

文王之德之純自強不息之君子也顏子克復之功非禮弗履之君子也

初九壯于趾

初九陽剛居下而當壯時夫陽剛則有進之賢居下則不於下又當壯時則是當君子道長之會蓋以起其居下之心故不能酌量時勢而恃壯躁動是壯于趾者也占者如是而進則忤於理而拂於勢不惟為小人之所忌且亦為君子之所厭必值摧折之虞而取困窮之災矣

居下不是无位只是位之卑者耳進非仕進之進向時做事亦進也進亦不妨但壯于進則不可耳况當大壯之時又居下位則尤不可也

如賈生以疎逖一小臣一旦舉天下事而惟吾之所欲為亦已難矣吾知天子必疑大臣必忌終不足與有為也此爻道理與咸拇浚恒同

象曰壯于趾

初九居下而壯于進理非所宜勢有所阻其困窮也必矣

九二貞吉

九二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是能因其失而改之以復於正也占者得此當知過之可改善之可遷斟酌於大過不及之間以求合夫義理之正則在我有常盛之勢在彼无可乘之隙壯者不失其為壯而得吉矣

象曰九二貞吉

二本壯于進而不正矣而曰貞吉者何也以其所處得中則是本體之明不息固有之善猶存事雖失而心則无邪故能改其失以歸於正而吉也

中指心言正指事言書君牙曰尔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唯爾之中蔡氏傳曰正以身言欲其所處无邪行也中以

九三小人用壯

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在小人則是客氣是尚勇力是憑不顧義理之是非用壯者也在君子則蔑視世界旁若无人不顧事幾之可否用罔者也占者如是則事雖出於正然發之過當亦不免於危厲也况不正者乎其厲何如以小人壯敗君子以罔困若羝羊觸藩而羸其角之象

用壯用罔象也貞厲占也羝羊觸藩羸其角占中之象也用罔不顧勢也用壯則連理都不顧了

程傳曰凡物莫不用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踉羊壯於首羝為善觸故取為象

君子用罔如關羽之驕士大夫是也宋之石介亦有用罔之意

象曰小人用壯

九三過剛不中在小人則用壯在君子則用罔壯必敗罔必困也

九四貞吉悔亡

大壯之道所利在貞今九四以陽居陰未免恃壯之失本不正而有悔也然幸而不極其剛猶有可轉而正之理故戒占者誠能凡事以正不過剛而妄為不恃壯而躁進則進无見摧動而不括得吉而不正之悔亡矣吉悔亡之象何如辟之藩馬所以限乎物也藩馬既决則羝羊之壯自不至於羸其角矣辟之輓馬所以進乎車也輓馬既壯則大車之進自不至於輸爾載矣吉悔亡之象盖如此

此貞與卦辭貞九二之貞字同均為不恃其壯也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輓此二句乃兩著其可進之象不必謂藩决

不羸為无阻於進壯于大輿之輓為得遂其進

輓程傳云與輻同車輪之中幹也如磨心然車之敗常以輓

折

象曰藩决不羸

所謂藩决不羸者言其得以前進而无所阻也

六五喪羊于易

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外剛者也故皆能抵觸以進獨六五以柔居中柔則異懦而不敢進中則安常守分而不能進是衆方銳於有為彼獨退然而自保忽然而失其壯猶羊之喪于易也占者如是雖无尚往之吉亦无用罔之困何悔之有

剛雖不可過而亦不可无故六五只得无悔而不曰吉孔子

易經卷之四
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童觀所以為小人之道闕觀所以為丈夫之醜也

象曰喪羊于易

所謂喪羊于易者言其以六之柔居五之中位不當也位不當則巽懦不進忽然失其壯矣此其所以為喪羊于易也
柔中何以謂位不當在壯言之則為不當矣

上六羝羊觸藩

上六壯終動極是志壯而欲進憤愠人之嘉政嫉柔邪之傷善其心不容以自已猶羝羊觸藩而不能退也然其質本柔智不足以致奸才不足以成謀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如此則進前退却實為狼狽何所利哉然猶幸其不剛故占者誠能戒輕舉妄動之失而處以慎重敬畏之心則思慮不苟為謀必成善用其壯而得以遂其進矣吉

本義然猶幸其不剛不剛即是其質本柔質柔則不足以遂其進矣乃曰艱則吉何邪蓋艱是人事質柔是天資壯終動極根抵是壯了於此而艱難以處之則為善用其壯矣故畢竟可進者全无壯則如六五之喪羊于易全不能進只无悔耳安得吉乎

象曰不能退

上六所以欲進而不遂者以其壯終動極恃其壯而處之不祥也恃壯而不知變計則咎終不免矣今能艱以處之而得吉則向之不能退不能遂之咎不長也

不祥只原壯終動極不兼質柔意了

晉康侯

坤下離上之卦伏羲名之曰晉者蓋晉者進也此卦之象日出
 地上則晉而上以至於中天進之義也此卦之德坤順而麗
 乎離之大明大明乃人君之象而坤附之亦上進之義也此卦
 之變柔進而上行自四而進居五位亦上進之義也故名其卦
 為晉文王係辭以為日出地上是當明盛之時也順而麗乎大
 明是有致主之德也柔進而上行又遇虛中下賢之君也當是
 時有是德而遇是君則是其進也當為康國之侯以文德而撫
 綏乎海內以武威而寧輯乎邦家者也夫康侯有非常之功則
 天子有非常之報是以承君之寵至於錫馬之蕃庶書曰三接也
 於三接之勤故其占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曰三接也

康侯安國之侯也國是其君之國非侯之國也侯有功於國

家社稷故晉龍之如是如天王之賜昨於齊桓錫車駟弓矢
 於晉文但非其君耳

用錫馬之用正與王用出征王用亨于帝公用亨于天子公
 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諸用字同非虛字也

彖曰晉進也

卦之所以名為晉者蓋晉者上進之義也文王係辭曰康侯用
 錫馬蕃庶書曰三接者於卦何所取哉蓋人臣之進也所患无
 其時无其德无其君耳此卦之象明出地上則是世道隆盛治
 教休明有其時矣此卦之德順而麗乎大明則是以道事君竭
 忠王室有其德矣此卦之變柔進而上行則是謙虛之君履帝
 位而禮下天下之賢有其君矣夫際明盛之時有中順之德而
 又遇虛中之君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曰三接也

順而麗乎大明雖取上進之義然所重在順有是順德故能

受君寵也苟息所謂竭股肱之力罄忠貞之節孔明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皆順也

柔進而上行如舜起側微而為天子太子由春宮而履帝位是也所重在柔上謂有虛中下賢之德也

象曰明出地上

明出地上進而上行晉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日本明也入於地則晦德本明也蔽於私則昏故必因其本明者而自明之使其本體之不虧因其已明者而緝熙之使其常明而无間如是則明德之在我者煥然超出於物欲之表亦如日之出也杲杲

初六如摧如

以陰居下本指乘時上進之心但應不中正上遇方賢國之人有欲進見指之象占者其可枉道以求進哉殆必屬介之心守禮義之節人雖不我知也吾修吾德以俟知耳世雖不我用也吾藏吾器以待用耳如是則身愈抑而道愈揚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吉然此特論理之常耳設或古道不酬於今世危行或忤於當時雖有可知之實而人不我知者猶自若也但當從容寬裕委之天而安之付之命而任之然後為得出處之宜而靈龜可以无舍矣苟欲進之心切不及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安能免於咎哉

象曰晉如摧如

取舍在人直枉在己初六欲進見摧其責在人也而在我者則當獨行正道豈可以見摧之故而遂失其守哉所謂裕无咎者盖其居乎下位未有官守之命故進退綽綽有餘裕也若既受

命則是當仕有官守者一日居乎其位當一日業乎其官若復寬裕則廢職而失守矣烏乎可哉

如潘孟陽飲酒遊山崔立為縣丞日哦松於其間不治事皆非也孔子嘗為委吏乘田亦欲會計當牛羊遂孟子无官守言責則進退乃得綽綽有余裕孔子發斯義其為當官曠職者之戒也宋仁宗時貶官多飲酒度日獨向敏中盡心民事君子稱之

韓魏公為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常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

六二晉如愁如

大二中正上无應援則是平居有用世之志而踈遠无得路之階道違於時憂感于心為晉如愁如之象占者如是雖有用世之心亦不可為在道之合惟能以名節自矜以德義自守則吾道无終窮之理時過有必行之幾而吉可得矣然所謂吉者何如蓋上有柔德之君弓旌輪帛之招隆禮意於未仕之先麴蘖塩梅之托加信任於已任之日受茲介福于王母也其吉也為何如哉

愁如者畏天命悲人窮之心無由遂也非但愁不得進而巳君子之愁與小人之愁不同孟子雖不豫色終不以手援天下也

愁與摧不同初六應不中正是個惡對頭在上阻抑我不使得進上無應援則只是无同心汲引之助而可愁耳

二貞吉與初貞吉不同初只是不進得免咎耳二則終可進也蓋二中正既非初之以柔居下者此上无應援亦未至如初之應不中正之不幸二之吉即受介福于王母者也初之吉只是无咎

觀初六六二之二爻則士君子之有志於用而未得遂其進者可以為法矣奔競鑽刺以得美官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至與乞蟠同類得罪於名教足譏於清議何所容身於天地之間哉

象曰受茲介福

六二受茲介福者由其有中正之德則道德彰而名聞流人爵之至盖有辭之而不能免者矣

六三微也

六三微也中正好從事而亟失時者本有悔也然以其與下二陰欲上進在我既无矜俗之情在人皆有樂與之心與衆所信如此則得以遂其進而其志得行矣不可以亡其悔哉

象曰衆允之

六三所以為衆所信者以三當進之時衆皆有上進之心三亦有上行之志意氣之所感和衷之所協此其所以為衆所信也九四晉如鼫鼠

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非其所安者也是以心常畏懼上焉恐見奪於其君下焉恐見忌於其衆貪而畏人為晉如鼫鼠之象占者如是吾見爵位雖人君所與而非出於詐力之所攘而得其正然既不能欺其天君又安能逃乎人責當晉之時能容如是之人哉雖正亦危矣

馮氏曰鼯詩作碩疑此轉註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盖田鼠也

大丈夫生世軒軒然堂堂然與天地而相似與聖賢而同歸乃甘類於鼯鼠可羞甚矣雖然貪而畏人猶有恐懼之心者甚且揚揚然自以為得計而肆然无所忌憚貪而且无畏也誠大豕之不若矣士之立身可不慎哉

象曰鼯鼠貞厲

九四鼯鼠貞厲者蓋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處非其據也寧能免於厲乎

六五悔亡

六五以陰居陽是所為之事未免有過當者宜有悔矣然以大明在上而大德无虧下皆順從而得道多助則无累於晉之治而悔可亡焉然當晉之時人情易動思未必无計功謀利之私又必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為其所當為行其所无事而功利之或得或失皆在所不計則君道得而治道成義盡而利自應矣吉无不利

失得勿恤自家却要做得是但於得失則不較耳不成只是不計功謀利連已分內當為事都拋了

此爻所以慮其有計利之心者病根都在以陰居陽上本體不正故也失得勿恤因占設戒也

象曰失得勿恤

人君為其所當為而无計功謀利之心則往自有慶也盖主之以誠行之以公自足以成天下之治若私意計較則其所成就亦小矣

上九晉其角

上九以剛居晉之極凡事過剛故為晉其角之象占者得之无所用而可然用兵貴勇唯用之以伐其私邑則雖不免有殘傷之危然威克厥愛允濟且於義无所失也吉且无咎矣然以極剛治小邑多費力於不必用力之地雖兵出有名而得其正而剛之所用亦狹矣可羞吝也

維用伐邑與畜臣妾皆是褻中之貶

象曰維用伐邑

上九以極剛而維用之以伐小邑則功不足以及遠威不足以服衆其所治亦狹矣道未光也

明夷利艱貞

申上維下之卦大義名之曰明夷者蓋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名其卦為明夷文王係之以辭蓋

謂日入地中所遇既非其時又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所事非又其君故占者得此不可直遂以為明唯當艱難以守正操心危慮患深而委曲以悔其明可也

此文如以貴戚之卿而遇暗主欲去則於義有所不忍不去則禍或發於朝夕甚是難處故當艱難以守貞只是悔其明或托之狎狂或托之放言皆是

彖曰明入地中

卦名為明夷者何也蓋以卦象言之此卦下離上坤明入地中明而見傷也故為明夷又以卦德觀之離德為明坤德為順在明夷之時則是內焉文明而不昧其心外焉柔順而善藏其用以是而蒙大難有明夷之義也昔者文王遭紂之亂而見凶蓋

嘗用是道以處之卦辭曰利艱貞者言不可直遂其明而當晦其明也於卦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言之上六暗主六五近之則是事關至親禍不可避而能深自韜晦以正其志是亦艱貞之義也昔者箕子為紂近親在其國內亦嘗用是道以處之矣

內文明只是明不可息外柔順只是晦其明處明夷之道不過是耳明夷艱貞總是一箇明夷明夷夷於人也艱貞自夷之也必自夷方不為人所夷

文王箕子俱是明夷而所處有難易之不同者所居之位有遠近之不同也故獨以箕子之事屬之利艱貞

朱子曰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徹底箕子艱貞是他那伴狂意思

柔順容易伴狂甚與氣力又要人人以為其狂又要自家而國人人都不能曉得他是伴狂直到商周之事已判那時不狂之實方分明便放出一篇洪範來了

文王得一卦之明夷箕子得一爻之明夷紀聞云明夷言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為經緯皆演于商之季周之盛也

象曰明入地中

明入地中明而見傷明夷之象也君子觀法於易其道何如蓋君子之蒞眾罔不可以不明而亦不可以過察於是以明智之德而寓於寬洪之中見雖察於幾微亦不盡任其見以為瑣細之求智雖燭乎隱伏亦不盡用其智以失含弘之度用晦而明如此則為善用其明人情不至於睽疑而不安矣蒞眾之道何以加於此哉

用晦而明猶言以明而用晦只是不察察以為明重在晦字
或曰用晦了又必明此非似君子體明入地中之象

用晦而明言內雖明而外用晦耳

用晦而明是君子蒞衆之道當如是非以明夷之時也如趙
廣漢之鉤鉅發奸摘伏則不知用晦之義矣傳云察見淵魚
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故君子戒太察太察則无含弘之
度

初九明夷于飛

卦之六爻下五爻皆君子明而受傷者也上二爻獨為暗君傷
人之明也下三爻明在暗外而初九一爻去暗主甚遠明而見
傷也如鳥之飛而垂其翼之象占者君子得此則當有所行而
其所適之處或至其處而主又有所言焉不食有言然於行也必
也特其傷之未切耳

明夷于飛垂其翼象之明夷也君子于行以下占之明夷也

註中時義當然乃是小象申意且謾說在此內

雲峯胡氏曰象于飛占為行為往象為垂其翼占為不食有
言此說分明却是爻辭正意

象曰君子于行

君子于行雖至於三日不得食然禍亂將及義當行而决於行
雖不食亦不得而避之也若慮乏食而不行則其所傷更有大
於不食者矣

據爻辭不食只是見傷之象未有義不食之意象傳却是夫
子以義斷之

易經卷之四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

六二去暗主視初為稍近視三四五則猶遠故其明夷也或貶其爵或損其權得禍猶輕而災害未切于身有明夷于左股之象然傷雖未切亦傷矣可不知所救之乎占者於此苟能見幾之速不俟終日救之速而用馬壯焉則得以全身庇宗而誅戮竄逐之禍可免矣吉

程傳曰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

救之速只是決於去而已六四本義謂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以此觀之則六二之救亦是去也九上六暗君若不去則為九三之南狩為六五之艱貞外是則宜去無他策也

象曰六二之吉以其柔順中正而有順德故能識時見幾而救之速得乎救傷之法則此其所以免禍而吉也

依象六二行不順咸六二順不害之例則順字還當作六二之德說

可救不救非則也救之不速亦非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

九三以剛居剛是有剛正之德又在明體之上負天下之望者也而屈於至暗之下則又受傷之切也正與上六暗主為應彼此相敵將以我之明代彼之暗向明除害而獲罪首於天戈一揮之余有明夷于南狩得其疾首之象然君臣大倫放伐大事也占者得此必出於萬不獲已上迫於天命之所授下迫於人心之所歸然後可以舉事不可以疾急堅貞為之否則幸君之

昏而冀得君之位不免於悖逆之罪矣

湯初使伊尹就桀冀其改圖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
乃相湯而伐桀武王以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唯受罔有悛心
乃行天之罰皆不疾貞之意向明除害以至仁伐不仁聖人
猶有疾貞之戒甚矣君臣之義之可畏也此湯武所以有慙
德也

象曰南狩之志

南狩之志非富天下也本欲除害救民公天下以為心而不為
私耳今得其大首則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矣其志不大得
乎

看志字與乃字自有深意便見有湯武之志則可若非南狩

六四入于左腹

之志則是以暴易暴而身受萬世不韙之名能大得乎

左腹者幽隱之處六四已入坤體已居暗地矣然以柔正居暗
地而尚淺柔正則知足以見幾尚淺則禍未至已迫是猶可以
得意於遠去故為入于云云門庭之象占者可不早圖於禍未
至之時而待悔於禍及身之後哉

非柔正之德則不能去非尚淺之地則不得去六四兼而有
之故猶可得意於遠去也此爻其異姓之卿以義合者歟
明夷之心人皆欲遁故去之者為得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
蓋不出門庭則不能有所往故得去者為出門庭也

象曰入于左腹

六四雖入左腹然入之尚淺猶可得意於遠去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

六五以柔中之德居至暗之近至暗之君而能正其志者其象猶箕子遭紂之亂狎狂受辱自靖自獻以晦其明也六五有箕子之象貞之至也占者得之亦當如是之貞焉

象曰箕子之貞

箕子之貞固晦其明矣而本心之明則炯然常存而不可息也故當武王下車之初而洪範一篇為千古不傳之秘者乃能敷衍於立談之間非明而能如是乎

箕子之事前輩論之詳矣蓋當是時比干已死微子已死箕子所以不去者猶欲維持天下也故姑為狎狂之舉則无所去而迹自化不待死而心自安其卒不濟者天也厥後朝鮮長往用廣宗祀至今其嗣不絕則或疑臣周者誤矣

上六不明晦

人君之德以明為貴上六以陰居坤之極夫以陰本暗也居之極暗之甚也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失其所以為君之道者也故其始也處高位以傷人之明而肆為殘虐是為初登于天之象也及其終也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求為匹夫不可得矣後入于地之象也

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兩句最可為戒

戒秦二世督責為

威群下聞聲不見面何嘗登天不旋而望夷之變欲與妻子為黔首不可得則亦入地也已

象曰初登于天

初登于天言其居高位而照四國猶足以播惡於下也後入于地由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失人君之則也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德之不明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

家人利女貞

離下巽上之卦伏羲名之曰家人者蓋家人一家之人也家而
不正則非家矣此卦之體九五六二內外皆得其正无愧於家
人之稱矣故名其卦為家人人文王係辭蓋謂治家之道固貴於
內外之各正然家之不正多起於婦人而人之難正莫其於婦
人故治家必先正乎內閨儀必肅饋事必慎必孝舅姑順夫子
必和家衆睦宗姻不生讒妬以間夫之骨肉不預外事以貽夫
之禍患夫內正則外无不正而家齊矣

本義內正則外无不正謂難正者且正則易正者其正不假
言矣非謂必俟內之正然後方外正也蓋治家是丈夫也
利女貞木只用利貞而乃曰利女貞者示人以先務之所在
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

家人利女貞者於卦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觀之六二柔順中正
而居乎內卦則是女子以貞靜專一之德而正位乎閨門之內
九五剛健中正而居乎外體則是男子以制義刑家之善而正
位乎閨門之外男女各正乃天地之大義也蓋天陽而地陰男
陽而女陰是天地即大男女男女即小天地也天有天之正道
剛健奮震而地不得與焉男得其正然後合天之道否則失其
所以為陽而與天不相似矣地有地之正道柔順靜翕而天不
得與焉女得其正然後合地之道否則失其所以為陰而與地
不相似矣故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夫卦具內外各正之義
如此故欲齊家者必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此家人
所以必利女貞也夫卦之二五各得其正固有男女各正之象

易經卷之四 卷之四
又有父母尊嚴之象彼在天下則有天下之嚴君以正天下之
紀綱在一國則有一國之嚴君以正一國之紀綱在家人亦然
焉家人之嚴君維何父母之謂也蓋九五以剛健中正而為主
於外有父之道也六二以柔順中正而為主於內有母之道也
為父母者定長幼之序慎男女之別均施與之惠法度以之而
立倫理以之而正父母非家人之嚴君乎又通六爻而觀之又
有一家各得其正之象彼上為父而居乎上初為子而居乎下
是父慈子孝而父子各盡其道矣五為兄而居乎上三為弟而
居乎下是兄友弟恭而兄弟各盡其道矣以至五上而四下三
上而二下是剛上柔下夫制婦聽而夫婦各盡其道矣父子兄
弟夫婦各盡其道則家道正矣然家者天下之則風化之原也
能正其家則人皆有所感化而天下定矣此家之所以貴於正
也然不先正乎內則何以能使內外之各正哉此利女貞所以
為正家之要而卦畫所具之蘊要不外乎此矣

一說男女正何以為天地大義蓋天以陽而居乎尊地以陰
而居乎卑一尊一卑定分不易天地之大義也男以陽而正
位乎外女以陰而正位乎內一內一外定分不易此義即天
地之大義也蓋男女居室之間而內外之介限攸存夫婦配
合之際而尊卑之名分以立實有根陰根陽之不可易根天
根地之不容已者故曰天地之大義

趙氏曰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
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惟薄之儀父雖嚴有
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而後家道正
細味之首節家道之正也二節家道之所以正也三節舉家

之為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正而治化所由成也正家至此而能事畢矣

象曰風自火出

風自火出猶風化自閨門而出家人之象也君子觀家人之象以風化之源在於家之正正家之本在於身之脩而身之所以脩又在於言之能謹也殆必言不輕出而出之必踐言不妄發而發之必中慥慥乎忠信之談鑿鑿乎仁義之語足以起一家之信服可也斯則言為有物而非空言矣動止端莊而矩矱之不踰威儀儼肅而幽獨之必慎欽欽乎篤敬之崇翼翼乎操持之固足以動一家之敬畏可也斯則行為有恒而非偽行矣言行皆謹而身脩矣身脩則家齊而風化之本端矣

正家不必太厲威嚴亦不可專於家只要反身反身不外乎言行言有物行有恒家人自然畏服言无物行无恒則親

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皆施之不中其則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然家難化莫甚於婦人故身不行於道不行於事子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有以也夫

言有物行有恒君子自脩之道當如何獨言於處家蓋如他書中言言行則云敏事慎言訥言敏行恥言過行勉不足慎有餘言顧行行顧言則皆論平生之言行而有物有恒則為處家更切耳然其理則一也

初九閑有家

人情樂於縱肆而憚於就規矩况初九以有家之始行正家之道不免有悔矣然以陽剛處有家之始是初之時固易閑而九之剛又能閑者也蓋必乘其初心之未放衆志之未流建立紀

綱範男女於準繩之中脩明法度約長幼於規矩之內分職授
任防其怠也別嫌明微防其亂也節用省費防其奢也敦信明
義防其睽也閑有家如此則人情檢束既无父子嘻嘻之吝愛
敬成習亦无家人嗃嗃之厲悔亡否則情勝而義或乖威行而
恩反害其悔有不可勝言矣

象曰

初九所以必閑於有家之始者蓋家人當此之時憂勤惕厲之
意方殷而耳目心志之欲未廣履繩蹈矩之念方切而越禮犯
公之心未萌乘此時而防之則事半功倍而為力也易失此不
防則習成向定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此初九所以豫防於
始也

六二无攸遂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則是參知後動稟令後行
在家无幹蠱之非在國无預政之失無所遂也其所遂者在於
精五飯納酒漿養舅姑奉祭祀中饋之事而已占者如是則有
婉婉貞靜之德得夫和妻柔之義矣何貞如之又有以成內助
之功致室家之宜何吉如之

孟母曰婦人有閨門之脩无闕外之志无攸遂者无闕外之
志也在中饋者有閨門之脩也婦人不在於无所不能在於
能其所能而已蓋地道也妻道也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
議无父母貽罹解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蓋婦
人以順為正无非足矣有善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
食之議而无貽父母之憂則可矣嘗讀宋史稱宣仁女中堯
舜而知宋治之衰也蓋女子擅名則丈夫無能可知豈有男

一兒帝天下而堯舜之名得歸之母后哉傳位長君數語卒貽
宋室之禍致廷美德昭之不得其死太宗之身受惡名皆女
中堯舜累之也周姜任姒歷世賢淑殊无見其可紀之功于
外者此周之所以興也姜后脫簪以佐中興之治已非文武
盛時事矧干外政哉孟母曰子行乎子志吾行乎吾禮而已
真女中聖賢

象曰六二之吉

六三之吉者由其以柔居柔順德本乎天賦陰性出於自然故
能以順德之正盡從人之道而得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

嚴厲兒

九三過剛不中是其治家也約束太嚴而寬裕仁恕之道鮮有
存焉者故有家人高高之象如是則以義而傷恩以禮而失情
有悔厲矣然家道由此而齊肅人心由是而祇畏吉設或家法
罔脩寬縱是事致使婦子嘻嘻而笑樂之无節則恩勝而掩義
情勝而犯禮家事以之而日非家聲以之而日玷不亦吝乎此
可見治家之道貴於寬嚴得中然與其過於寬寧過於嚴也

傳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
維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之卦大要以
剛為善初三上是也

家人嗃嗃悔厲者本爻之義也婦子嘻嘻終吝反言之也嗃
言家人至嘻嘻獨言婦女猶見其非宜而可吝也聖人警
發人之意至矣

象曰家人嗃嗃

治家而致家人之嗃嗃雖不無傷恩之嫌而猶得正家之義其

道未失也至於婦子嘻嘻則情縱而至於流恩勝而掩乎義斯失治家之節矣

六四富家大吉

陽性施張而主義陰性吝嗇而主利六四以陰居陰既有致富之資而在上位又有致富之力故能財用豐衣食足而富其家者也占者如是則仰事俯育之有餘禮義以之而興養生送死之无憾恒心以之而有吉

六四不就女言以陰居陰故能裁抑冗費禁止奢華生殖有道出納有方在上位不是有位亦不是家長只是財本過人耳

象曰富家大吉

六四富家大吉者以其順而在位憂於心計而裕於力營此所以能致富而得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

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則是王者于歸之迎而得貞淑之女婚媾之結而得閨闈之賢五之德足以刑家二之德足以相家不孤反側之求而有同德之配者也王者以此至于其家則宮壺生輝坤地效職上焉足以奉神靈之統下焉足以端風化之原內焉足以紀綱乎諸姬外焉足以化成乎天下勿用憂恤而吉可坐而得矣

做聘納時說至字明文王之得后妃正合此爻之義勿恤吉以王者成正家之化言勿用交相愛意此與象傳不同

象曰王假有家

夫妻反目者多由於配偶之不良今王者既以同德之配至于其家則其相愛之情寧有不洽哉吾知夫以婦為賢而自幸其无内顧之憂婦以夫為良而自慶其得終身之托兩情日密懽忻无間矣交相愛也

交相愛以德不以情也以德則為家人之交相愛以情則為歸妹之說以動

上九有孚威如

正家之道非孚以結其歡心則群情或至於乖戾非威以聳其畏心則群情或至於怠弛皆非正家久遠之道也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則是盡克家之才任正家之責又當家道大成之日吾知既本之一心之信以篤一家之恩義又本之一身之嚴勝則離之弊正家有法又无樂勝則流之失嗃嗃之悔嘻嘻之吝皆可免矣終吉

終吉猶言從頭到底好无復他患也家人之道恩常揜義故孚而必威方可久遠從古治家如石萬石柳河東可謂得正家久遠之道張公藝之百忍解之者曰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果如而忍也則可其他或有不當忍而忍焉亦非所以久遠者也

象曰威如之吉

上九威如之吉者夫豈嚴聲厲色以為劫制人心之具哉反之於身言焉有物行焉有恒則身可作則德自生威而人畏服之矣

睽小事吉

離上兌下之卦伏羲名之曰睽者蓋睽乖異也此卦上火下澤
性相違異卦象之取於物有睽之義也中少二女志不同居卦
象之取於人有睽之義也故名其卦為睽文王係辭以為天下
之功成於衆力之協敗於衆志之乖占睽之卦若无一可為者
然卦德內說而外明是有其德矣卦柔進而上行是有其勢
矣卦體得中而應乎剛是所應又得其人矣占而無此三者雖
不可以大事而於小事无甚賴於衆力之協同者謀之而无阻
為之而有終猶有吉之道也

卦有此善非睽時雖大事亦可為卦无此善當睽時雖小事
亦不濟東漢之末天命人心百无一存雖有昭烈孔明三代
之英亦不能恢復舊物竟成鼎峙而已

此卦辭當以豫之利建侯行師對看豫者人心和樂以應其上
上也故大事可為睽雖有是三者兼之得中應剛然打頭一
睽字壞了故可小不可大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

卦之所以名為睽者何也蓋以卦象言之離為火兌為澤火動
而上澤動而下性相違異也離為中女兌為少女二女同居而
其志不同行志相違異也故名為睽夫睽之時上之情壅而不
宣下之心疑而未信宜无一可為矣辭曰小事吉者何也蓋以
卦德言之兌之德為說離之德為明說而麗乎明則是內焉平
心和氣而不忤於人外焉知機達勢而不迷於事是有可為之
本矣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
五自家人者柔進而上行則德性優柔而得以進居乎華
要性行謙謹而得以上握乎樞機是有可為之勢矣以卦體言

之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則是行已協于中而无太柔之失輔已得其人而有剛克之助是有可為之資矣是以占雖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然人但知睽之為睽而不知睽之有合蓋睽之義有二有以心情言者有以形體言者以心情言則睽不可有者也故處睽止於小事吉以形體言則睽不可無者也故必睽而後能成事是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睽也而天施地生則其事同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睽也而男唱女和則其志通也至於物之雌雄牝牡各有不同萬物睽也然同聲者相應同氣者相求而其事類也此可見天地不睽則不能成造化人類不睽則不能成人道物類不睽則物理或幾乎息矣是則睽者生生之本也化化之機也天地人物之道皆以之而立也睽之時大矣哉

蓋天地萬物无有獨而无對者惟其不能以獨而无對故二者常相須也蓋總是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之理此睽之所以未嘗有不合者也

卦名之睽其情睽也天地男女萬物之睽其形睽也情睽則離形睽則合謂睽是靜而別之時事同志通事類是動而交之時覺未然

睽是不好之卦聖人却尋出好處來說亦是實理而非牽強可見聖人胸襟不比尋常蓋韋編三絕之後其得於易者深矣

象曰上火下澤

上火下澤性相違異睽之象也君子體之其道維何蓋專一於異者則為亂常拂理之人專一於同者則為隨俗習非之人君

子之處世於大向之中而有不苟同者渾渾然與物无忤固不立異以為高然求同理而不求同俗亦非依依然與世而俱靡也所謂和而不流群而不黨是已是亦二卦合體而性不同之義矣

初九悔亡

陰陽相應理之常也初與四皆陽而无應是位分既无相關之素情意又无相得之歡吾知獨力不足以濟天下之睽宜有悔矣然勢孤者必求合同德者自相應彼此協力乃克有濟而悔可亡焉有如喪馬而失其所以行不待逐而自復終有可行之理也然當睽之時同德者固與之為應而德之異者亦不可以拒絕之也故惡人有求見之誠則在我盡往見之禮然後可以消其暴戾之心免乎中傷之禍而无咎也

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固合也蓋當睽之時人孰无濟睽之心故雖非交知之素自相求以有為也如劉備之於孫氏本非正應然於曹操之南下孫劉皆危於是同心協力以制之是已

喪馬勿逐自復乃悔亡之象

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

象曰見惡人

惡人者君子之所遠而惡免焉者初九乃見惡人何也蓋當睽之時人情乖異苟於惡人而絕之則彼將我仇矣故見之者乃所以避咎也豈其本心哉

九二遇主于巷

二五陰陽正應本有君臣之分也居睽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

剛柔相矣之意勝乃睽而不合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為君者
雖或失於下接為臣者終不可以自外故二之於五也必積誠
以感動之竭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
多方委曲期與之合有遇主于巷之象占者如是則君心之感
可開國家之危可濟而臣子事君之責亦庶乎其无忝矣无咎
程傳曰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逢會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
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
非枉已屈道也

此爻周公當之蓋四國流言東山之避斯時也正成王與周
公相睽之時然鴟鵂之作金縢之啓周公遇主于巷之心何
如哉又如陸贄之於唐德宗亦是

或謂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二與五既相睽不
合矣而又委曲以求其遇何也蓋君臣之義不合固當去然
亦必盡誠以求其孚至於萬不見信則无可留之義故決於
義而去爾若稍有不合則委咎於君遂見於辭色以去此處
其薄者之所能而忠愛者之所不能也

象曰遇主于巷

臣之於君當以直道而行也九二主于巷求之太殷事之太
勤疑於為邪而失其道矣然君臣會遇義所當然且在睽之時
不得不委曲以相遇耳非有枉已徇人之私要君固寵之計未
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

六三上九正應不幸居二陽強暴之間故九二從後求與之合
九四從前亦欲求與之合前迫後逐而適如不進此牽彼尼而

盤桓莫前有見輿曳其牛掣之象又上九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見其滯於二陽之故而遂生猜狠之心有髡削之傷之象然邪不勝正二四之求又當自去去三之節又當自白而上九之疑亦豈終存而不釋哉是初雖不合而終必有合也其象如此占者亦必如其象云

見輿曳見猶見群龍無首之見所見之象如此是泛言作旁人所見假象之辭也與上九見豕負塗之見不同彼是指上九自見也

其牛掣牛所以駕輿者牛在輿前而掣之欲援以去也程傳曰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蓋使不得上從上九恐當從此說

其人天且劓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其人輿中之人也蓋輿所以載是人牛所以引是輿一項事也

象曰見輿曳

輿所以載人牛所以引車今也見輿曳其牛掣何也蓋三居二陽之間所處之位不當故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也所謂无初有終者言其始雖不得與上九遇而終必與之遇也蓋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循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

九四當睽之時不得正應筑筑而无所合未免有獨立之憂是為睽孤者也幸而初九與已同德勢相倚而心相求時同艱而義同切非必舊情之孚乃獲一朝之遇有遇元夫交孚之象然當睽之時相遇之易而相合之難君子相信之風微小人讒間

易經卷之四
之害多九四當以意氣相堅不以少嫌而疑其素心形迹必慎
不開小釁以入於讒言兢兢焉惟恐其好之不終業業焉必求
其情之永固然後同德僂力而共濟時艱終合而不離矣何咎
之有

初九言悔亡喪馬勿逐自復九四言睽孤遇元夫交孚此二
爻說得正相齊整

人之相與在无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釁孽无門處多事之
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九四之元夫又必危以處
之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惴慎其舉措以杜其嫌疑則終合而
无咎矣

此爻如晉劉琨與段匹磾本是非類不幸長史以并州叛降
石勒劉琨守前匹磾見琨與結婚姻為兄弟歃血同盟翼戴
晉室是遇元夫交孚也乃以干將之書為匹磾所得琨遂被
殺可見睽之時若非危厲難於免咎然後知聖人之悉世態
人情也

象曰交孚无咎

濟睽者人之志其不獲濟者睽之孤也九四與初九之元夫交
孚而无咎焉吾知同德相與足以集天下之事而濟睽之志行
矣

六五悔亡

當睽之時何時也乃以陰居陽而非其正則施為舉錯之有偏
天下乖離之益甚無无悔乎哉然悔不終於悔而悔可亡焉是
何也盖九二乃六五之正應是其宗也夫時之當睽固有彼此
相求之勢而五之柔中又有虛已下賢之誠彼此相合諫即行

言即聽不待委曲於會遇之間如噬膚之易也以是而往則可以匡吾行之所不逮成吾志之所

天下之事收天下之心而睽於此乎濟矣何咎之有此悔之所以亡也

陸象山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祖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信之篤相知之深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

象曰厥宗噬膚

天下之睽所以不能濟者以其得人之難也六五厥宗之合有若噬膚之易以是而往則可以濟天下之睽而付託无不效矣寧不有慶乎哉

上九睽孤

上九與六三正應本不孤也但三不幸受制於二陽而已又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剛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極則益決而難合故間隔而不通獨立而无與其睽孤也亦甚矣所謂睽孤者何如六三本非汚於二陽也彼則以為為汚如見豕之負塗然六三本无受汚之事也彼則以為有如見載鬼之盈車然於是積疑之深遂欲去之而不與之偶蓋嘗先張之弧矣然實无是事者其事必白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於是後脫之弧矣至此始知六三非已之仇敵而實為已之配主也由是剛柔始交而兩情歡洽有若上天雲合而雨降焉將見有事則同心而共濟有難則協力以相援其吉也何如哉夫上九之與六三始雖睽而終必合如此可見義理所同物莫能間矣彼二四者亦何利而為制三之舉耶

豕負塗或有之言載鬼一軍明其決无之事也

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見字貫連到載鬼一車句

凡物之情疑然後睽睽則愈疑信然後合合則愈信上九之於六三見豕負塗疑也載鬼一車則疑愈甚矣於是先張之弧後脫之弧疑稍釋也知其匪寇婚媾及遇雨則吉則疑盡釋矣其疑也以漸而極其釋也亦以漸而盡

象曰遇雨之吉

遇雨之吉者蓋始也睽孤群疑滿腹矣今則群疑必之而亡也向也疑其汚今則信其不汚昔也疑其為有今則信其无有脫弧於既張之後知親於匪寇之餘群疑盡亡而和好无間矣

蹇利西南

艮下坎上之卦伏羲名之曰蹇者蓋蹇者難也足不能進行也艮下坎上坎則險難艮則非可進之地艮則能止又无

冒進之嫌故其卦名為蹇文王係辭示人以處蹇之道以為自理論之方在蹇中不宜走險自卦言之卦變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又无走險之義也故古者必置身於西南平易之地以為進戰退守之資不可投足於東北險阻之方以生重蹇益難之禍自理言之當蹇之時非見大人莫能濟也又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故占者必杖策以求乎真主委質以事乎明君則仗天威可以集靖難之駿功遵廟謨可以建戡亂之偉績而利矣自理言之當蹇之時非守其正未必獲吉也又卦自二以上皆得其正有貞之義故占者尤必以興王為奇謀不以伯功為近利則扶弘義足以為撥亂反正之完綱秉公道足以為拯溺亨屯之遠畧而吉矣是

則西南者濟蹇之地大人者濟蹇之人而貞者濟蹇之道也處是地見是人而行是道何蹇之不可濟哉

見險而止乃為蹇不是見險便為蹇也

伏羲名卦為蹇以見遇險貴於能止文王係辭曰利西南云云古以見處險者不可終於止也

見險者貴於能止在蹇字取出而又不可終於止乃起下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一句不是見險者是一人處險者又是一人

西南平易東北險阻蓋通天下大勢言之占得此者不必拘於西南東北但險阻處便是東北平易處便是西南不可泥於地文王係辭亦僅取其大勢有險阻平易之分耳

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如戰國諸侯西有強秦之患乃自相攻伐劉備北有曹操之難乃恥關羽之沒而伐吳漢後主之此國勢既弱乃連年出師北伐皆在蹇而走險也如沛公入關而見羽鴻門就漢中之封而不攻羽乃蹇而不走險也

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蓋卦自小過而來陽本居四今則進居於五而得上體之中是進而得其所安有平易之義故利西南得所安猶云安從坦道退則入於艮而不進其退為誰指九三也九四進而居五則九三為退三雖不退以四之進觀之則為退矣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東北艮方正卦中所忌也故不利

利見大人占者若是在下之人則大人當兼德位說若是在上之人則大人專以德言如劉先主之於孔明唐肅宗之於郭子儀也

家曰蹇難也

卦之所以名為蹇者蓋謂之蹇者乃遇難而不進也於卦何所
 取哉蓋以卦德言之坎德為險艮德為止坎在上則時事多艱
 而成乎險以艮遇之則止而不進以陷於險故名其卦為蹇然
 處險固无輕進之理而昧者多有行險之心見險而能止則是
 能深知利害之勢熟察安危之幾其知矣哉辭曰利西南者蓋
 以卦變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則是剛來不窮而
 進退有可恃之資往得中也又曰不利東北者蓋以卦變退則
 入於艮而不進則是處非其據而英雄无用武之地以理言之
 必至陷於險而困窮矣又曰利見大人者蓋卦體九五剛健中
 正有大人之象濟蹇而往見大人則勢力有所仗而經畧世難
 之大功可成謀畫有所資而圖齊時艱之偉績可建非有功乎
 又曰貞吉者蓋卦體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是處蹇者持
 大義以經畧秉至公以從事如此則无不吉矣但見公道一昭
 而亂常者自息大義一舉而干犯者自馴邦於此乎正矣其吉
 為何如哉即是而觀所往必得其地所依必得其人所行必得
 其正然後為得處蹇之道而蹇庶乎其可濟然則蹇之時用大
 矣哉

蹇難也險在前也說上坎見險而能止說下艮以見名卦之
 義智矣哉總承上二句贊之也不可以險在前也只帶蹇難
 也讀

伯夷太公海濱范蠡五湖留侯赤松二疏請老逢萌掛冠孺
 子不答國事皆見險而止者

如孔明欲取荊州是利西南也獨許先生以驅馳是利見大

人也以嚴治蜀以仁義行師是具貞也故卒能扶漢於未造而三分天下是正邦也

象曰山上有水

艮象為山坎象為水此卦艮下坎上夫山以高峻而難行上復有水則尤不可進步矣蹇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天下无身外之蹇君子有反身之功是故凡其行有所不得感有所不通皆所謂蹇也君子則不咎於人之未孚惟咎於身之未誠體驗於云為之間而反求其所以致蹇之由點檢於念慮之際而隨思其所以濟蹇之道已有未善也則改之以力務以盡其當然之實善有未至也則勉之有加務以充其本然之量若然則德孚於人而感无不通行无不得矣吾身之蹇其有不濟乎

隆山李氏曰坎配諸卦北有四大半皆險難之謂其間遇難而无救者无如困遇難而不行者莫如蹇

或問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與君子反身脩德亦一般朱子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无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故教以反身脩德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

初六往蹇

初六當蹇之初是正大難方殷之日也若往而有為則臨危而卒陷於危冒險而卒陷於險而蹇矣若來而不進以待天下之清則能審於進退安危之道而獲明哲保身之譽矣

夫蹇者見險而止之義故曰見險者貴於能止必度其時之可進而後進如五與上是也不然必其義之不容止而後不止如六二是也其餘諸爻則皆以止為利

初六往蹇

卷之四

五

蔡賢

程傳云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然惟初六為然而來及來連來碩則為去來之義

隆山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之責類皆高蹈遠引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幾以致身名俱仆為後代之指笑者有間哉

學易須要識時初六爻辭只是以蹇之時論不必拘於爻體故本義全无一字及爻體有以也

象曰往蹇來譽

初六往蹇而來譽者蓋當蹇之時世運方否天下未清宜有待也時既宜待此往之所以蹇而來所以得譽也

謂之宜待可見聖人之心不忘天下非是欲絕人逃世只是

欲人相時而動耳

六二王臣蹇蹇

六二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則是貞忠峻節之臣而當國步多艱之際君臣之義休戚共之扶顛持危經百挫而不撓鞠躬盡瘁誓九死以不移是王臣之蹇而又蹇者也然所以蹇而又蹇者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无以酬君上之恩則无以塞臣子之職非欲干名譽媒利祿而為一身之計也

匪躬之故原其心也使以其身之故則其心不誠其蹇而又蹇者亦不得為忠也

六二所謂以身徇國者也聖人繫之辭曰王臣蹇蹇可矣而又曰匪躬之故嗚呼忠臣義士之心於是乎白矣

不言吉凶聖人此意尤妙說見本義又有直言其凶而又以

為无咎者大過上六是也

象曰王臣蹇蹇

六二王臣蹇蹇固宜事之濟矣然使其不濟然其心已白其節已盡天實為之亦終无可充也

雷曰氏初以不往為有譽二以匪躬為无尤有位无位之別耳

九三往蹇

當世難方殷之日市朝之樂終不若丘園之安而九三當蹇之時又不在王臣之位若有所往則非惟不足以拯溺亨屯又且不能全身遠害而蹇矣唯當反就二陰以為托身之所不亦得其所安乎

此爻可與六二參看六二如子思之於衛九三如曾子之於

象曰往蹇來反

九三往蹇來反者蓋比求依於人苟在彼无樂與之心而在己為反比之舉則彼此睽違不能一朝居矣九三有陽剛之德內之二陰皆喜其來此三之亦得所安也使无二陰可就或二陰不樂與之其能安乎

六二往蹇

蹇難在才而戡天下之難非大才不能也六四以柔弱之才當蹇難之時若使自往非惟不足以濟險而適以陷於險矣惟來連於九三之陽資其才力以共濟可也

來連與來反不同來連將以進也來反只是退此又上下體之別不可不知

九三陽剛只云來反不許往濟六四陰柔則云來連許其往

濟又連九三皆許之何也四在上體君可為之位其勢足以有為三在下體君无位之地自不能為必待四之連引然後足以有濟耳

樂毅伐齊必先結韓魏孔明伐魏必修好江東甚矣獨立之難克也毅一散五國之師則言即墨終不下矣魏師入蜀吳不救則蜀亡矣故曰人謂曹氏為漢賊不知孫氏真漢賊象曰往蹇來連

六四所以往則蹇而必來連九三者蓋九三以陽居陽位得其當則英明之識既足以有斷而振拔之才又足以有為此所以必連之以共濟也若使彼此皆陰則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陽實陰虛九三陽剛故言實也

九五大蹇明來

九五居人君之位下世運之衰吾知其所遇之蹇乃國家安危之所關宗社存亡之所係是乃非常之蹇也然九五居尊既有收召豪傑之權剛健中正又有延攬英雄之資將見勢力之所招致德望之所感動凡天下豪傑之才四海卓犖之士自爾為之贊襄左右奔走後先將見群策畢陳衆力俱效而蹇无不濟矣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也

人臣之蹇只是一身一家人君之蹇關於天下非尋常所能濟也光武興漢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元帝興晉收用江東人望先主屯樊不取荊州及過襄陽或勸之速保江陵帝曰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故荆楚之士從之依依如雲皆能見其大者也

易經卷之四
揚誠齋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唯二五無不許其往之辭
蓋二為王者之大臣五履人君之正位不往以濟而誰當任
乎

九五大蹇朋來而无吉利之占者未出乎險也上六將出乎
險故許其來碩吉蓋否極則泰物極則反雖云人事亦天道
也上六程傳說亦好

象曰大蹇朋來

九五當大蹇而得朋來者何也蓋賢才許國之盛心當視人君
之盛節九五有中之節雖艱難流落而志槩不移顛沛流離而
信義愈堅此所以能感賢俊之士而與其樂助之心也

如劉先主雖顛沛流離而信義愈明勢迫于危而言不失道

可謂中節

中節畢竟只是中德但以在蹇而易其名耳如同人之五則

曰中直臨之知臨則曰行中蓋聖筆如化工之因物賦形

上六往蹇來碩

上六既在卦極蹇已甚矣將何往哉故往則大難不支益以蹇
耳九五中節之君正赴義者之所當從集事者之所依歸也唯
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不失其所從可樹大勳於當世勒盛名
於太常何吉不獲乎占者於蹇難之來豈可妄有所依不如上
六之知所從哉必也知決擇於杖策之初辯是非於策名之際
必其勢與才之兼備德與望之俱隆者而後見之以立功否則
徒聞關於從事終不能以成事也亦何利之有

如馬融聚兵守河西聞光武威德遂決策歸漢卒之殲滅四
方成削平之功此往蹇來碩吉之明驗也若孔明許先主以

驅馳則因先主三顧之勤而後從之况先主之德尚當利見
孔明在下之大人不可以此例

象曰往蹇來碩

往蹇來碩者志在內之九五求之專而後應之至也利見大人
者者蓋九五居尊位之貴也剛健中正德之貴也利見大人者
正從此有德有位之貴人也

內與貴字俱指九五特貴字指有德有位言

通觀蹇卦六爻除二外皆不宜往除上外皆不言吉蓋聖人
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但又自覺有個時義如此初最在下不
可往也三四非蹇主正應未往可也六二却是正應義同休
戚也故死生以之而吉凶非所論至為九五謀則又在收用
賢後延覽英傑以夷大難而九五之德亦自能如此故聖人
從而發之以示人至於上六蹇極有可濟之理然據其才則
未能以自濟也故爻教以下就九五云丈夫不幸而生蹇時
一卦及六爻之義足以應用矣

解利西南

震土坎下之卦伏羲名之為解者蓋解者難之散也以卦德言
之居險能動則有與衰撥亂之才而能出乎險之外矣解之象
也故名其卦為解文王係辭蓋謂以理言之難之既解利於平
易安靜不欲又為煩擾且以卦變言之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
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占者當解之時天下之大難雖
平而四方之呻吟未息正當培植生意於凋瘵之餘保全元氣
於方復之日平定安集而政惟尚乎寬簡平易近民而刑不事
乎煩苛利於西南焉若亂流盡殄而无所往歟則當歸將於朝

歸兵於野來復其所而安靜由是兵車无歲駕之擾斯民遂息
肩之樂矣吉若遺孽猶存而有所往歟即當早往早復兵不再
籍役不三載速收平定之功由是我无玩寇之虞國家享平
寧之福矣吉

如剛柔始交而難生則為屯剛為柔所掩則為困見險而止
則為蹇陽陷陰中則為晉坎惟此卦居險能動則非惟不陷
於險而又能出乎險之外矣故為解如屯卦動乎險中猶且
得大亨而况動乎險之外者哉

天下之難方解病者未瘳傷者未起必在安全培養而後生
意復完故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有所往則宜早往
早復而不久為煩擾然後斯民无生離死別之憂而有室家
之樂閭閻无差調世輸之苦而遂生息之天是以吉也不然
无聊困苦之餘又從而促之一脉生意其存幾何未有不激
變生災而至於覆國也

此彖辭唯漢光武足以當之平難之後政尚寬靜除莽苛政
利西南也隴蜀平後不言兵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其來復
也潁川盜起即日討平隗囂公孫述又征不下曰且當置兩
子於度外雖勢未能早復而不窮追亦不失早往早復之義
也

彖曰解險以動

伏羲名此卦為解者蓋卦德坎之德為險震之德為動居險能
動則是當乖亂危疑之際而有排難解紛之才不為險所制而
出乎險之外矣故名其卦為解解曰利西南者於卦何所取哉
蓋坤之象為衆其義為平易此卦自升而來三往居四入於坤

體是為得衆有平易之義故其占利於西南又曰其來復吉者
 蓋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是即所安也有安靜之義故來復其所
 而安靜所謂有攸往夙吉者蓋亦以其得中故能早往早復既
 足以芟夷遺孽而不至於養天下之亂又足以安集吾民而不
 至於斃天下之力往有功也又以解之義而極言之向也窮冬
 閉塞之時天地之氣鬱結不舒矣今則回春意於剝落之餘復
 陽氣於閉塞之後由是此氣之奮激而為雷鼓元氣而雷域中
 此氣之薰蒸而為雨騰百川而雨天下夫雷雨作則膏澤之滋
 潤生意之發達枯槁以之而萌芽萌芽以之而暢茂百果草木
 皆甲拆矣夫雷雨作氣通於上也百果草木皆甲拆形通於下
 也是天地之所以成造化亦此解也解之時義不亦大矣哉

象字作甲字者不是得是心之解也特以八是得所之意不
 是无過不及

天地解自是天地解雷雨作自是雷雨作不可謂雷雨作即
 是天地之解處要之雷雨作本自天地解而來也

甲萌芽折暢茂甲者生意含於中折者生意達於外非謂甲
 者拆

象曰雷雨作

雷雨並作萬物舒暢解之象也君子觀解之象亦惟解民之難
 而已彼民有過也則赦之如事若可議而情實不然者則直縱
 之而不疑如迹雖可坐而心實非犯者則亦釋之而不問若然
 則形不濫矣至若民有罪也則宥之如罪入於死而死有可矜
 者則死中求生降等而論之如罪本當重而重有可議者則由
 重入輕減法而恕之若然則法不峻矣民之難有不解乎

虞廷矜哉恤刑之典大禹下車泣罪之心孔子赦小過之訓
曾子哀矜勿喜之言皆是道也赦過宥罪仁也然唯過則赦
而罪僅宥之又仁中之義也

初六无咎

大難既解之後固不可多事亦不可失事多事則凋瘵之餘不
覺其太煩失事則廢弛之後不足以自振初六以柔在下是前
與時休息不以多事而自擾上有正應又剛以補其不足亦不
以无事而自怠占者如是何咎之有
在下不重只重在柔上

象曰剛柔之際

人之處解過剛者則必生事以啓釁過柔者則必因循以致亂
皆不免於有咎也今四剛初柔二者相為用柔則不憂剛則有
事以理言之當得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

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九二陽剛得中
當解之責為能解去邪媚之小人也然邪正不容以並立邪媚
之小人既去中直之君子自集故為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占
者陽剛得中亦如九二之貞焉則小人去而蠱國之害消君子
進而正君之功成何吉如之

得中直爻本无所取然邪媚既去則中直自來矣

劉氏爻曰狐者性柔而情姦晝伏而夜動小人道也

雲峯胡氏曰當解之時四欲其解拇上欲其射隼三則直以
負且乘明其為小人五則直欲其退小人一卦六爻而去小
人者居其五此爻謂之獲狐者狐邪媚之獸所以形容小人

者尤切九剛直而二得中故本義以為去邪媚得中直之象
蓋中直與邪媚相及中則无有不正故吉

象曰九二貞吉

九二去邪媚得中直能貞而吉者由其居下體之中所存所行
皆合乎天理之公得中道也得中道然後已正而物可正此所
謂貞也此所以吉也

得中道與得中直不同中道以身言中直以人言取人以身
也困學紀聞云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
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兔爰
爰雉離于羅

六三負且乘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以是而居下之上是元凶也
者也處非其據終必失之故其象為負且乘致寇至雖云得之
以正而非詭道然其德不稱亦可羞也故其占為貞吝

負且乘當依程傳說詞理方順若泥於且字則為背負物而
身乘車豈成箇事理

臨川吳氏曰六小人之才也三君子之位也六為負三為

問負且乘者安有以正得之理曰世間固有此等无望之福
者然及往往得禍如劉盆子在赤眉軍中為人牧牛徒洗汗
衣忽然受拜稱臣畏恐欲啼是得之非不以正然終不免為
宜陽之降虜鄧通得漢文帝之夢即蒙貴幸擢太中大夫賜
以銅山此亦非盜而得者然景帝時不免下吏籍家卒至餓
死如此者古今屢屢有焉又凡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
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若漢之田千秋唐之鄭繁今人亦多以

為負乘是未考二公之實也千秋雖苟以片言入相然為人質厚有智居位自稱反愈於前後數公鄭公雖自為歇後鄭五作相時事可知然官業數著且固辭相位不得然後受之既相後无復故態至三月知時事不可為竟以疾乞骸則又是知避而去之者况千秋自其片言悟主時敢言人所不能言此亦自有過人之奇矣鄭公歇後元非碌碌自其筮仕為廬州時嘗檄黃巢巢不敢犯州矣且彼負且乘者豈能知避去邪

象曰負且乘

名器在人有以稱之則為榮无以稱之適為辱六三負而且乘德之不稱亦可醜也彼戎自外至猶有可歸咎者六三處非其分則寇戎之至自我致之又誰咎也

九四解而拇

四與初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初陰其類不同為九四者誠能知非類之不可親念我仇之為有疾必解而去之則吾固類之朋至而相信矣

困學紀聞云君子進而眾賢聚故復朋來无咎眾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字

此與損六三爻義頗相類君子小人迭為消長故曰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象曰解而拇

九四所以必解初六者以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不以正理之所當解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

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是與小人共事者也六五君子必秉公以割其情正辭以聲其罪解而去之則國家生民之福也然果何以驗君子之能解以小人之驗耳若小人未退則君子實未嘗有解也蓋小人易進而難退人君之待小人多外薄而中厚陽雖不用而陰實與同也故必有孚于小人

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必欲去小人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如此立言其旨深矣

六五本與三陰同類未必其能解也聖人為社稷生靈計故如此開導之耳九四解而拇意亦如此

象曰君子有解

君子未有解則已君子有解則小人自退矣蓋邪正无兩立之

理也

象傳意與爻辭不同

上六公用射隼

上六居卦之上是猶公侯之象有解之權也六三以陰柔居下卦之上是猶隼在高墉理所宜解也為上六者於六三之小人必解而去之或肆諸市朝以雪蒼生之憤或投諸四裔以謝天下之人殆猶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之象夫權奸既去則善類獲安朝廷清明元元有慶矣无不利

六五言人君之解小人也上六言大臣之解小人也一說上

六為隼公為占者言未安

象曰公用射隼

公用射隼者蓋以小人而在高位蠱惑乎君心中傷乎士類蠱

害乎生靈悖亂之大者也故公用射隼正所以解悖也

損有孚元吉

兌下艮上之卦伏羲名之曰損者蓋以卦體言之下卦本乾上卦本坤今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以卦象言之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則是損下益上損內益外為剝民奉君之象夫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是上下俱損矣故名其卦為損文王係辭意謂於常賦之外而別有所取之謂損損本拂天下之人情而實係國家之經費顧上之所以行之者何如耳誠所損於下者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而為勢不得已之計有孚如是則見取者樂其所輸所取者足以集事大善而吉也損於人者不以為厲而損人者亦不為過何咎之有由是以為經久之

矣夫損下既出於不得已而用之者自不得以盡如其意當損之時其用維何彼祭祀乃事之大者不宜儉也今值其時之損雖二簋之薄可以用享焉蓋禮稱其情則殺禮而不為嫌用適其宜則儉用而不為固也祭祀且然況其他乎若既不得已而取之又不得以樽節而用之則民就窮而歛愈急歛愈急而用愈不周公私俱困國非其國矣可乎哉

此損是出於常賦之外如後世勸分之類
有孚是言取於下者不可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是言用於上之不可奢
元吉无咎本於有孚可貞利有攸往又本於元吉无咎
曷之用泛言未經遽帶用享蓋此二句是示人用財之當儉
上句是喚起之辭下句是舉一事之最重者以見例也

彖曰損損上益下

卦之所以名為損者蓋君之富藏於民者也此卦之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剥民以奉君損下以益上也吾見民貧則君不能獨富下損則上與之俱損而損之道亦行於上矣辭曰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蓋損而匪孚則已損而有孚則自有四者之應矣又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蓋祭祀者乃天下之大典可厚而不可薄而二簋之用物當損之時可暫而不可常也何以驗其然耶且以卦畫觀之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損剛以益柔者也夫剛本不當損也而損之柔本不當益也而益之是豈冒然以為之哉蓋亦理勢之當然而有其時耳又以物理推之天地間有漸消漸退而也損之不已而極於盡者虛也損益盈虛亦豈人力之所得為哉一與時偕行耳時之未至不能先時之既至不能後皆不能於時而獨違也夫觀之卦畫既如彼驗之物理又如此然則二簋之享者亦時焉而已使非其時則鬼神當致孝大牲宜用享矣可例以薄為哉

其道上行乃損及於上非利歸于上之謂也其道指損而言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只添一而字而義自昭矣聖筆也

曷之用二句是文王教人處損用財之例夫子恐人執聖人之辭而失聖人之意故着二簋應有時以發之也以見在損時如此在他時不可如此也

雲峯胡氏曰損於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損之時而

損可乎哉

象曰山下有澤

山下有澤潤氣上通損下益上損之象也君子體之於以損吾身之所當損焉如銳而不可極者忿也故於忿心之發則中和以養其心平易以養其氣制之於暴怒之方張禁之於剛壯之未見懲於今而戒於後使忿懣必得其正不至忘身以及親焉多而不可滿者慾也故於欲心之動則至明以察幾至健以致決主靜以湛吾內慎獨以防吾外塞其源而絕其流使好樂必得其正不至潛滋而暗長焉如是則損所當損而身修矣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此是學者日川第一親切工夫能於此八字力行得去則作聖之基皆在此矣不然終日講學亦自欺欺人耳

嘗謂讀易於六十四卦之大象潛玩而身體之於易之道思過半矣其間擇其最切於身者如上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果行育德哀多益寡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慎言語節飲食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下經以虛受人立不易方非禮弗履自昭明德言有物行有恒反身修德懲忿窒慾遷善改過順德積小以高大思不出其位朋友講習常常提撕而實踐之不患不至聖賢地位孟子不言易踐履處皆是易故謂之善周易今雖幸生於理學大明之後得儒先之糟粕以有明然不能居安樂玩徒尚講解亦何得於易哉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愚此書會衆折衷雖若為舉業設者然寤寐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實為讀易者之筌蹄學者不以舉業觀此書而身心會之則可以潤身可以及物居上居下

處約處樂值順值逆知生知死趨吉避凶皆无往而不利矣
初九已事遄往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知其有陰柔之疾而不能自救也乃遂輟其一身之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而速往以益之以已之善而輔其不逮焉夫如是則无自私之意而得事上之道故无咎也然居下益上勢分疎矣使不量彼已而交淺言深寧无浚恒之凶太驟之嫌乎又必視上之所以聽我者何如而斟酌其損之淺深正言巽言各當其可直諫諷諫各適其宜庶可損其疾而无咎也

初九六四不專指君臣說或年長於我位高於我皆是已事遄往未免有迫切之病故又示之以酌損之此又周公之微意也

舊說以利言如卜式助邊之類夫謬安有臣下有財可濟國用而責其長久者且助財非盛世事聖人不以為訓也

象曰已事遄往

初九已事遄往則所以益乎四者已迫切矣豈強其從者耶蓋以初有益人之心四有求益之念在上之心方切於求益而在我之益適足以副之是與之合志者故速往以益之也

九二利貞征凶

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者也占者得此必勵清修之節崇恬退之風抱道自重而自守以正乃為利焉苟心為功名富貴所動而枉道以從人則降志辱身而凶矣夫不變其所守不過獨善其身而已何益於人國哉殊不知德望足以格君心奇節可以正士習風俗可厚節義可與其為益於上也大矣

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節義之有益於人國也固如此

象曰九二利貞

損之九二而曰利貞者以其居下卦之中而中以為志也蓋天下之至貴者德德之至貴者中惟其中以為志則是尊天下之至尊貴天下之良貴而外物之可慕者舉無以尚之矣此所謂貞也

中以為志只是貞為志亦重有不肯以彼易此之意

今世士風奔兢殊甚習俗以為當然恬不知恠有如咸之九三恒之九三晉之初六屯之初九損之九二如此之類讀之而惕然有興焉庶幾其能善反乎

六三三人行

六三一爻卦之所以為損者也故周公從而發之曰天下之事固利於益而病於損夫人之情每專於兩而雜於三此卦下體

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有三人行而損一人之象也一陽上往一陰下來有一人行而得其友之象也其象如此占遇六三者觀其一損一益一往一來如三與上之相應初與二四與五之相比皆一陰一陽以兩相與而不容三焉故或同類之中而有巽類之雜三人行歟則猜忌之心生必損一人而不與之友既損一人則以兩相與而致一矣若同類之合而无異類之間一人行歟則彼此之情專必得一人而與之交既得其友則亦以兩相與而致一矣蓋情有所當專勢有所當一不容以參差間雜乎其間也

兩相與須兼六爻言以三正係當損之爻乃卦之所以為損者故於此言之

一說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二句緊緊相接說言三人行則損去一人一人既損去則得其友此純是象占者必當致一也

周公此辭蓋專指兩相與而不容三焉者也世間事自有此一等觀係辭傳以天地男女言之可見一說三兩字不必拘群聚中有一意氣之不合者便為三若意氣相孚雖群聚之多亦不害其為兩如九官十二牧之於舜十亂之於武王七

象曰一人行

天下之情必兩而後專天下之功必專而後成一人行則宜得一人而友之可也若三則疑而不專矣

六四損其疾

氣質之偏謂之疾六四陰柔本有疾也然下應初九則能賴其陽剛之德以自輔而去其陰柔之疾其象如此然克己最難改過貴勇占者得之使能如救焚拯溺汲汲然知其不善而速改以從善則用力之銳既足以啓賢者樂告之心而功夫之果又深得乎變化氣質之道不亦有喜乎由是弱可使強柔可使立天德常伸人道无歉何咎之有

人生一個氣質局定最難變十分用力猶有去不盡者故改過貴勇不可畏難而苟安然勇亦最難子路為百世之師亦以其勇耳然其好勇之病亦終未變易曰使遄言勇也遄速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也呂氏曰君子之學善變氣質而已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而欲變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資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

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象曰損其疾

六四資人之善以損己之疾則德全而身修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

滿招損謙受益理之必然也六五以柔順虛中之德履崇高富貴之位吾知一德所孚无物不動任土作貢方物萃乎九州稽首稱藩王帛來乎萬國衆心懇切推之而不能去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占者如是則天與人歸而富貴可以長保治定功成而福祿可以永綏元吉

存疑謂本義既曰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便是維正之供之外者若謂正賦之供則若非柔順虛中之君亦不可已此說未然當損之時以在損卦乃當損之時而反受益也正賦之供雖不可已然百姓尚拖負不納至於催科之急猶不能完此則言其衆心之所樂也然不專在貢賦一件如群黎樂於供輸群侯謹於獻納中國急於奉君外夷厚於入貢皆是通典以進善言未切

象曰六五元吉

六五元吉受天下之益誰其與之哉以其行合於天自天佑之也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五之得人即天也

上九弗損益之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必發己之谷粟而自有以濟天下之飢不必發己之布帛而自有以濟天下之寒弗損益之能如是則我之所以君乎民者其責可以无負民之所

以賴於我者其望可以不孤何咎之有然益下之道大居正也苟惠不本之以貞而欲其不費也難矣又必出於公平正大之體而无沽名市恩之心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或因民之所入而蠲之得正如此則惠為實惠恩為至恩盡善之道也何吉如之恩惠之著也溥德澤之究也深何徃之不利哉由是盡得天下之心民之歸也无遠近內外之間矣非得臣之无家哉

弗損益之且虛說必以正方能弗損益之不然求人人而濟之日亦不足矣如因民之利蠲民田租皆是王道皆是正内意若先說在弗損益之内則已非小惠矣又何待再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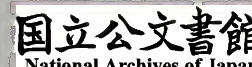
子產濟人乘輿孟子譏之齊桓公兄老人凍寒解裘衣之管仲曰君之惠狹矣梁惠王以移民移粟而望民加多於鄰國

漢文帝承高惠豐積之厚屢下賜民田租之詔我一太祖既定天下以應天等府及山東河南各省頻年供給之勞屢蠲田租可謂弗損之益而得其正矣然識者猶謂為人主一時之權宜非國家經常之典而每致恨於井田之不可復也

象曰弗損益之

其道大行无一夫不被其澤者君子之志也弗損益之則惠而不費以天下之利利天下之民其惠廣矣君子之志有不火哉得

益利有攸往
震下巽上之卦伏羲名之曰益者益其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為君者損己以益下夫民富則君不至獨貧下益則上亦與之俱益矣上下皆益故名其卦為益文王係辭益謂益下莫貴於得其道濟險莫貴於有其具卦體九五



二皆得中正是益道之盡善也以及往而益下則有實惠以澤天下之民而人人皆遂其生矣何不利之有卦象震巽皆木是濟險之有其具也以是具而濟險則能設策以援天下之溺而人人皆得所安矣又何不利之有

卦辭皆因益字說下不宜泛說

彖曰益損上益下

此卦所以名為益者蓋以卦體觀之上卦本乾下卦本坤今則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損上以益下也則是為人君者不以天下奉一人而以一人養天下如罷无名之征蠲不急之賦散府庫贏餘之財捐山林川澤之利以大資乎四方則下之受其益者感其惠鼓舞歡欣而民悅無疆矣然所謂損上益下者實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則是膏澤之施由九重

而達於海隅浩蕩无外汪濊无涯東漸西被南暨北訖无一夫不被其澤其道大光也其道大光則民之悅也寧有疆乎以是而觀上能益下不求益而自有其益矣故其卦名為益卦辭所謂利有攸往者何哉蓋凡益道之未善者反之天理則未當驗之人情則不安欲其攸往之利難矣今卦體九五六二皆得中正則是君臣備純粹之德於凡益下之道一皆盡善而无疵由是經畫於一心自風行於天下當時荷容養之恩後世拜大造之賜而遠近實受其福矣此攸往之所以利也所謂利涉大川者何哉蓋凡才猷之未充者應之則必失其策為之未免乖其方欲其濟險之利難矣今卦象震為五行之木巽為八卦之木則是胸中藏經綸之器而凡應變之具蓋已閱歷之日深由是以通變之才而拯天下之溺設策則中其機用權適通其會而

濟險之功可成矣此涉川之所以利也然益道極其大以人事之益言之使止而不動動而不巽以之進德修業其有益乎觀益之為卦震以一陽起於下動之德也巽以一陰伏於下巽之德也動而巽則是自強不息而有極深研幾之慮勇往力行而無欲速銳進之失由是道德之味日新事業之基日廣其為進也寧有疆乎以造化之益言之使天不施地不生雖曰兼覆並載其能益乎觀益之為卦乾以一陽交於下天之施也坤以一陰達於上地之生也天施地生則是乾元資始而承以坤元資生之德天道下濟而繼以地道上行之功由是生物之多不測六合之內皆春其益也寧有方乎夫動而巽時當益也則日進無疆天施地生時當益也則其益无方推而言之則凡物皆有益凡益皆以時如日月之虧而復盈寒暑之往而復來草木之悴而復榮潮水之消而復長世道之亂而復治人事之窮而復通凡此之類是皆益之道也然俱與時偕行耳時之未至不先時而自益時之既至不後時而不益合而觀之益之時義大矣哉

自上下三句只是申上句非有二意

中正有慶如宋神宗用一王安石非不欲益下為心也所行之法不中正故民受其害

學易要須識時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天地人物皆然而驗之人身尤其顯者如村鄙之夫而得大富寒微之家而得大貴奴僕而得封侯婢娣之賤生子而居高官匹夫而為天子士卒而為將帥又有一門青紫累世簪纓如此之類不可悉數皆與時偕行豈容人力計較於其間然此特自益一邊言之

耳要之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必如損之彖而後為備豐之彖
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則
又自損一邊言之矣觀此則君子安貧達天知命不戚戚於
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一聽於時之所為可也

象曰風雷益

震之象為雷巽之象為風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者交相
助益益之象也君子體之當如何如見一善言善行也則其應
之也若響其就之也若趨舍其舊而新是圖无有於係戀而不
果也則能遷善矣如有一言一行之過也則其舍之也若棄其
更之也若脫革其非以歸於是无有於長惡而不悛也則能改
過矣夫見善則遷則悉有衆善有過則改則復於无過是乃益
之大者且遷善則過當益寡改過則善當益純二者之相益亦

猶雷風之相益者也

朱子小註曰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
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
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湏是大
段勇猛始得

見善則遷所以擴天理有過則改所以遏人欲蓋理欲相為
乘除去得一分人欲便是存得一分天理去人欲擴天理非
是兩件事

初九利用為大作

重施而厚報者禮之經也薄功而厚享者危之道也初九雖居
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豈可徒然无所報效哉是以
尺寸微勞不足效也必奮身以任天下之重出力以圖天下之

難建大功決大議定大計斷大疑有舉世所不能行者而獨行之可也然居下而任上有越分之嫌位卑而言高有出位之罪使所作而未善則心雖盡而事則非其如負於上何又必其所作者盡善盡美至精至當質之天理而順揆之人心而安元吉如此則上足以酬人主之知下足以塞在己之責當時无異議後世元貶辭而出位越分之咎可免矣

此爻極難看若以受祿於君為受上之益則抱關擊柝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如何教人利用大作且大事亦必上之人付託之方可有為若无上之人付託則非其分之所當為亦豈能越分以有為此必在下位受知於上而有所建白以定國是如嘉靖初年部屬諸公議大禮是也

象曰元吉无咎

初九必元吉而後得无咎者以初居下位本不當任厚事也苟不元吉則不唯无建功立業之譽而且越職犯分之譏此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

六二或益之下十朋之龜

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是其虛以受人卑以自牧德之極其盛者也有是盛德自當見用於君百祿是適多福華集推之而不能去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然爻位皆陰雖一時之虛中未必終身之不變故占者又必守其虛中處下之德臣節益堅於末路任事弗改其初心則名成而不毀寵固而不衰矣吉夫此爻以下而受上之益王者无上宜於此无所用矣然王者對上帝而言則王者又為下也占者得此必用享夫上帝法其虛中以一此心之誠體其處下以盡此心之敬則上帝

來歆而降福穰穰矣是亦受上之益而吉也

損之六五以上受下之益也益之六二以下受上之益也

象曰或益之

六二受上之益而曰或益之者何也蓋六二本无求益之心而益自至是益出意望之外而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

六三陰柔不中正才德俱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槩當得益而居下之上又立乎多凶多懼之地者是亦有以益之而益之以凶事蓋必投之艱難險阻之中置之利害憂患之途使之勞筋苦骨困心衡慮于以動其心而忍其性成其德而達其材雖非受益之常亦不為无益矣占者如此則憂戚乃玉成之地禍患乃生全之門庶幾陰柔不中正之病因是而有瘳也

无咎然上之益用凶事其所以責望於我者深矣三之所以無上責望之意當如何哉故必心之主乎事也一誠實而不欺事之見諸行也合中道而不悖務使譽命上逮德業升聞有以慰其貴望之心猶告公用圭以通信也

益用凶事是象无咎是占有孚中行以下乃為之計也工夫全在有孚中行正

益用凶事者上之責望我者有在也我之有孚中行者所以應其責望之意也我之告公用圭者所以慰其責望之意也此二句於爻无所取只據理言受上人凶事之益者便當如此

損九二弗損益之下之所以益上者非婦寺之忠也益六三益之用凶事上之所以益下者非禽犢之愛也

象曰益用凶事

六三益之用凶事者蓋降衷秉爨之真乃人心所自有而因物有遷則未能固有之也故益用凶事乃所以困心衡慮而固其所自有者也

主益之者言

六四中行告公從

六四居上之下不得其中者也占者得此必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軫念民隱不以繭絲而先保障體悉民瘼不以撫字而後催科由是以所欲為者而告於公則為公者喜其恤民之念悟其獻納之忠圖事揆策則用其謀陳見悃誠則然其信而尤不見從矣不寧惟是依之以遷國亦利也蓋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民之所居宜乎不可遷矣而至於遷者要在於益

下耳今六四以益下為心依之以遷國則有以再造斯民有生之樂而不拂其安土重遷之情何不利之有

如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民利用遷可見天下事如果有益雖國亦可遷又如漢高之徙都長安也用婁敬及留侯之說省了少少兵財蓋終西漢之利也又如宋太祖亦欲遷都長安曰吾欲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及晉王固諫而止乃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以此觀之則遷國益下之說益信

象曰告公從

進言在臣聽言在君六四告公從者蓋天之立君將以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益民之政也四以益下為心則能事乎民之事而心乎君之心矣所以告公而見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當居尊益下之時其所以惠養斯民者一皆至誠惻怛之意而无一毫虛假之私夫然則大吉不問而可必矣何也上下一理感應一機上既推誠以惠下則下必實心以事上如赴役則子來供賦則樂輸無事則尊親有難則致死亦有孚誠以惠我之德矣

有孚惠我德是申其所以勿問元吉

有孚之施於下者在我只為心自下之受此施者目之則為德矣實非有二也

象曰有孚惠心

上既有孚惠心則元吉之應乃理之必然勢之必至勿問之矣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君子之志也今既惠我

德則可以驗吾澤之及於民者廣矣濟世之志亦大得乎

上九莫益之

上九以陽居益之極陽剛為強暴之人居益之極又求益不已者也吾知放利而行者怨之積貪得無厭者禍之招故不唯莫益之而且或擊之占者之所當戒也若專以求益為心如上九之不恒焉則擊之者至矣凶何如哉

此爻智伯似之

象曰莫益之

莫益之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未究其弊也若究而言之豈但莫益之而已哉必有或擊之者矣夫求益者上之心而或擊之者豈其心之所期哉在我有致爭之端在人有必爭之勢專之者殆有出於心思意料之外矣

或益之自外來福之莫測也或擊之自外來禍之真測也禍福固自外來无不自已求之者

紀聞云楚瓦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伯業衰秦賂讒牧趙為虜漢金間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所以正人心遏亂原也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

